益齋集

附拾遺墓誌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益齋集

附拾遺墓誌

(一)

李齊賢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益齋先生亂藁序

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嶽之氣。渾淪磅礴。動盪發越。無中華邊遠之異。故有命世之才。雜出乎其間。沈浸醲郁。攬結粹精。敷爲文章。以賁飾一代之理。可謂盛矣。高麗益齋先生生是時。年未冠。文已有名當世。大爲忠宣王器重。從居輦轂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若牧菴姚公、閻公子靜、趙公子昂、元公復初、張公養浩、咸游王門。先生皆得與之交際。視易聽新。摩厲變化。固已極其正大高明之學。而又奉使川蜀。從王吳會。往返萬餘重。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聖賢之遺迹。凡所謂閎博絕特之觀。既已包括而無餘。則其疎蕩奇氣。殆不在子長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官。掌帝制。優游臺閣。則功業成就。決不讓向之數君子者。斂而東歸。相五朝。四爲冢宰。東民則幸矣。其如斯文何。雖然。東人仰之如泰山。學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爾雅。皆先生化之也。古之人雖不登名王官。而化各行於其國。餘風振於後世。如叔向、子產。何可小哉。佐天子號令天下。人孰不慕之。而名之傳否。有不在彼而在此。尙何恨哉。先生著述甚多。嘗曰。先東菴尙未有文集行於世。況小子乎。故於詩文旋作旋棄。而人輒藏之。季子六府少卿彰路、長孫內書舍人寶林、相與裒集爲若干卷。謀所以壽之梓。命余序。余曰。先生所撰國史。尙不免散逸於兵。矧片言隻字爲人筒篋者煨燼何疑。則若干卷不可不亟刊行也。二君其勉之。嗚呼。余豈知言者哉。仍父子爲門生。不敢讓。姑志所見云。至正二十三年正月初吉。前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正順大夫、密直司右

代言、進賢館提學、知製教、充春秋館修撰官、知軍簿司事、韓山李穡序。

益齋亂藁卷第一

高麗　李齊賢　仲思撰

鳳州龍湫

山前翠石雙扉啓。石底澄潭萬丈深。明浸日光紛閃閃。冷涵林影淨沈沈。斯民政要滋湯雪。彼相誰堪作說霖。出沒魚兒休察見。龍應先遣試人心。

楊花

似花非雪最顚狂。空閣風微轉渺茫。晴日欲迷深院落。春波不動小池塘。飄來鉛砌輕無影。吹入紗窗細有香。卻憶東皐讀書處。半隨紅雨撲空牀。

楊安普國公晏太尉瀋王于玉淵堂

湖上華堂愜素聞。國公開讌樂吾君。十千美酒鸕鷀杓。二八佳人翡翠裙。菡萏香中聽過雨。菰蒲影際見行雲。笙歌未歇輪蹄鬧。漠漠西山日欲曛。

七夕

脈脈相望邂逅難。天教此夕一團欒。鵲橋已恨秋波遠。鴛枕那堪夜漏殘。人世可能無聚散。神僊也自有悲歡。猶勝羿婦偷靈藥。萬古羈棲守廣寒。

定興路上將之成都

雨餘泥滑路逶迤。兀兀征鞍擻四支。安坐豈償男子志。遠遊還愧老親思。野桑翳翳風來少。村樹茫茫日下遲。早晚歸來報明主。卻尋鷗黍故人期。

過中山府感倉唐事

倉唐爲誰者。魏國一陪臣。敦詩又說禮。幽語皆中倫。一言悟人主。遠子復相親。古今竹帛上。誰其君與鄰。至誠說狄相。純孝稱封人。願令四海民。共祠此三仁。一見一感發。天理不胥淪。

井陘

岡巒迴合井陘口。驅馬崎嶇登翠阜。英雄事去幾千載。尙有威名凜如在。卻憶淮陰布衣時。風雲壯志無人知。一朝登壇輔眞主。下視噲等如嬰兒。火旗焰焰驚趙壁。鯨鯢血汚蓮花鍔。燕齋草木靡餘風。劉項乾坤傾一諾。千金不購廣武君。萬全奇策誰當陳。乃知百戰戰必勝。不在多多益辦□。只在屈己能從人。

過祁縣感祁奚事

吾愛晉朝祁大夫。爲君能舉午與□。乾坤自有公道在。肯以恩怨爲賢愚。不教遺直困陸沈。拂袖一去雲無心。當時囁嚅來相謝。叔后豈是眞知音。嗟哉此道日已微。對面九疑多是非。臨歧弔古一長嘆。吾非斯人誰與歸。

汾河

汾河日夜流浩浩。兩岸行人幾番老。陶唐舊物山獨在。萬古興亡青未了。劉郎曾此歌秋風。簫鼓動地愁

魚龍。平生謾有凌雲志。未見仙人冰雪容。

豫讓橋

一片荒橋石。誰留國士名。山含千載憤。日照九泉誠。不爲恩難報。徒求事易成。此言眞有激。邪佞合心驚。

黃河

黃河西流自崑崙。漢使乘槎肯窮源。崑崙山高幾千仞。天河倒瀉流渾渾。崩騰九曲轉坤軸。浩蕩萬里浮天垠。有如楚漢戰垓下。千兵萬馬驅平原。橫流往往不可止。泛溢四野愁黎元。擘開兩山俾東注。辛苦巨靈留掌痕。蹇予少年遊每上。豪氣欲跨莊生鯤。西江眞堪一口吸。雲夢不足胷中吞。今日沙頭欲解纜。兀坐不覺驚心魂。腥風打頭浪如屋。長帆遠與山相掀。篙師絕叫汗流瀋。日暮未到南岸村。我不是焚舟孟明視。期爲秦民一雪無窮冤。又不是投璧晉公子。誓與舅氏不負平生言。鐵牛有知應解笑。胡爲涉險西南奔。

張希孟侍郎見示江湖長短句一篇以詩奉謝

天斬文章數百年。一時輸與濟南賢。縱橫寶氣豐城劍。要妙古音淸廟絃。便覺有功名教事。誰言費力短長篇。張侍郎題朱晦菴祠堂云。公若有靈應笑我。徒費力短長篇。興來三復高聲讀。萬里江山只眼前。

張侍郎詩附

三韓文物盛當年。刮目靑雲又此賢。壯志玉虹纏古劍。至誠石虎裂驚絃。一鞭嵐翠遊山騎。滿紙珠璣

詠月篇。此去浣花春政好。白鷗應爲子來前。

奉和元復初學士贈別

昔從傾蓋眼能青。載酒同遊遍洛城。直欲執鞭如魯叟。豈惟結襪比王生。感公燈火三更話。慰我關山萬里行。更得新詩入囊裹。劍南人識汝南評。

元學士詩附

峨嵋山色夢中青。人自雞林使錦城。九域圖經歸一姓。四川風物契三生。捫參歷井眞虛語。詠月吟風足此行。細問孔明當日事。遼東卻對幼安評。

蜀道

此山從古有。此道幾時開。不借夸娥手。誰分混沌胚。天形旅尾鄭。岡勢劍鉅摧。霧送千林雨。江奔萬里雷。班班穿薈鬱。矗矗上崔嵬。下馬行難竝。逢人走卻迴。驚猿空躑躅。去鳥但徘徊。才喜晨光啓。俄愁暮色催。金牛疑妄矣。流馬笑艱哉。寄謝題橋客。何須約重來。

八月十七日放舟向峨眉山

錦江江上白雲秋。唱徹驪駒下酒樓。一片紅旂風閃閃。數聲柔櫓水悠悠。雨催寒犢歸漁店。波送輕鷗近客舟。孰謂書生多不偶。每因王事飽清遊。

諸葛孔明祠堂

羣雄蜂起事紛挐。獨抱經綸臥草廬。許國義高三顧後。出師謨遠七擒餘。木牛流馬誰能了。羽扇綸巾我自知。千載忠誠懸日月。回頭魏晉但邱墟。

阻友符文鎭

峽雲蓬勃送秋霖。野店荒涼生暮陰。剛厭灘聲戰窗牖。更堪山瘴襲衣衾。百年身世千般計。萬里庭闈一片心。安得長風吹掃盡。仰看紅日上重岑。

登峨眉山

蒼雲浮地面。白日轉山腰。萬像歸無極。長空自寂寥。

雷洞平

胡孫梯高天尺五。石路蜿蜒細於縷。路傍大樹驚白晝。七十二神開洞府。奇巖壁立下無底。鴻洞雲嵐自呑吐。崖崩石出絕難度。惡木縱橫若相補。颯颯何處瀉奔流。俯聽遙空喧萬鼓。有時雨雹亂晴天。過客屏氣誰敢侮。腐儒一見動心魄。兩眼昏花汗如雨。也知平生足游觀。何事窮山愁仰俯。君不見天上金門似海深。仗衞森嚴羅九虎。狂夫雀躍蹈危機。達士龍潛臥環堵。

眉州

吾大人三昆季。俱以文筆顯於東方。伯父季父。相次仙去。唯公無恙。年今七十有奇。若使北來。得與中原賢士大夫進退詞林間。雖不敢自比於蘇家父子。亦可以名動一時。顧水陸千里。干戈十

年所處而安。無慕乎外。故天下莫有知之者。

眉山僻在天一方。滿城草木秋荒涼。過客停驂必相問。道傍爲有三蘇堂。三蘇鬱鬱應時出。一門秀氣森開張。渥洼獨步老騏驥。丹穴雙飛雛鳳凰。聯翩共入金門下。四海不敢言文章。邇來悠悠二百載。名與日月爭輝光。君不見雞林三李亦人傑。翰墨壇中皆授鉞。韓泊繩樞笑無用。王家珠樹譽成癖。機雲不入洛中來。皎皎滄洲委明月。兩雄已矣不須論。家有吾師今白髮。（坡云。易可忘憂家有師。）

思歸

扁舟漂泊若爲情。四海誰云盡弟兄。一聽征鴻思遠信。每看歸鳥嘆勞生。窮秋雨鑷青神樹。落日雲橫白帝城。認得蓴羹勝羊酪。行藏不用問君平。

上灘

乘流東去泝流還。客寢何時得小安。水落沙堆銖亦重。崖崩石出寸猶難。不妨聽雨留連睡。且喜逢山子細看。只媿郵人牽百丈。汗流終日走江干。

促織

促織復促織。哀鳴何惻惻。終夕弄機杼。平明無寸縑。娶婦才聞淚。似泉征夫一聽凋朱顏。春風融暖花著子。夏景舒長蕪成蔓。胡爲不自謀。直待霜清露冷方知秋。促織爾何愚。日月豈肯爲爾留須臾。

聽蹇道士彈秋風

我雖不能音。好琴莫如我。苟能得其趣。自謂不學可。我來蜀中何所聞。鼓笛紛紛耳欲破。聽之亂吾眞。斥之恐遭罵。不謂古仙翁。玩世在城中。迎我在虛室。爲我鳴絲桐。一鼓塵懷清。再鼓古意生。玉篆烟消人悄悄。整襟更作秋風調。慘慄兮秋之爲氣也。霜露漸漸兮木葉下。望白雲兮征鴻哀。江水悠揚兮山崔嵬。嗟爾遠道之人兮胡爲乎來哉。豈辭引滿玻瓈鍾。此時此客心無窮。

路上自蜀歸燕

馬上行吟蜀道難。今朝始復入秦關。碧雲暮隔魚鳧水。紅樹秋連鳥鼠山。文字剩添千古恨。利名誰博一身閒。令人最憶安和路。竹杖芒鞋自往還。

函谷關

形勝平看十二齊。下臨無路上無梯。士囊約住黃河北。地軸句連白日西。天意已歸三尺劍。人心豈恃一丸泥。秋禾滿畝風塵靜。穩跨征鞍聽午雞。

澠池

強秦若翼虎。懦趙眞首鼠。特會非同盟。安危在此舉。藺卿膽如斗。杖劍立左右。叱咤生風雷。萬乘自擊缶。桓桓百萬兵。一言有重輕。廉頗伏高義。犬子慕遺名。駕言池上遊。去我今幾秋。餘威起毛髮。萬木寒颼颼。

二陵早發

予之將如成都也。內翰松雪趙公子昂以古調一篇相送。有勿云錦城樂早歸乃良圖之句。十月

北歸雪後二陵道中忽憶其詩作此寄呈

夢破郵亭耿曉燈欲乘鞍馬覺凌兢雲迷杜史燒丹竈雪壓文王避雨陵觸事誰知胷磈磊吟詩只得髮鬅鬙塵巾折角裘穿縰羞向龍門見李膺

趙學士詩附

三韓望巴蜀相去萬里餘棧閣如登天劍門不可踰誰令觸炎熱鞍馬事馳驅王事有期程吾敢永安居道路何緬邈山川亦盤紆賴彼多古蹟庶可慰躊躇勿云錦城樂早歸乃良圖秋高天氣清矯首西南隅

渡孟津

旄鉞空煩叱逆流山河曾未屬西周陽侯不媿夷齊義莫比黃龍負禹舟

比干墓

墓在衛州北十許里蓋周武王所封而唐太宗貞觀中道過其地自爲文以祭其石刻剝落亦可識一二焉夫二君之眷眷于異代之臣者豈非哀其忠愍其死乎而武王忽伯夷於勝殷之後太宗疑魏徵於征遼之日者何耶因作此詩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

周王封墓禮殷臣爲惜忠言見殺身何事華陽歸馬後蒲輪不謝採薇人

從來忽欲蔽良知日暮令人有逆施訝矣親祠比干墓胡然卻仆魏徵碑

燕都送朴忠佐少卿東歸

春風喜氣滿庭闈稱意新官馬似飛慚愧西山子規鳥何人勸道不如歸

和呈趙學士子昻

珥筆飄纓紫殿春詩成奪得錦袍新侍臣洗眼觀風采曾是南朝第一人學士夫人嘗風流空想永和春翰墨遺蹤百變新千載幸逢眞面目況聞家有衛夫人氏亦工書

松郡送朴少卿忠佐北上

玉管停三疊金杯勸十分但應期報主不用惜離羣草盡駝鳴磧風高鴈叫雲平生四方志淸夢又隨君

登鵠嶺

烟生渴腑汗如流十步眞成八九休莫怪後來當面過徐行終亦到山頭

送從兄君實典籤赴任三陟追錄

指李家中翰墨仙湖山勝地佩韋絃登樓更長新詩價淸夢相尋謝惠連

君實兄男達中魁登司馬試

顚倒銀袍再拜難下堂攜手淚潺潺咄嗟賀宴誰能辦腸斷無人爲翦鬟舉進士者多儒家子弟聞唱榜賀客沓至無以相待必旋炊白飯故俗呼爲熟飯言其咄嗟

九曜堂

溪水潺潺石逕斜寂寥誰似道人家庭前臥樹春無葉盡日山蜂咽草花
夢破虛窗月半斜隔林鍾鼓認僧家無端五夜東風惡南澗朝來幾片花

和崔拙翁進退格

強顏徇俗非天稟克己希賢乏近功縱使不成優刻鵠豈緣無用悔屠龍
中年漸覺人情隘後世那知物論公寄語平生三益友他時刮目更相從

舟中和一齋權宰相漢功將之江浙時

蘭舟曉發白雲樓遙指江南第一州滿酌金杯搥畫鼓不攜西子亦風流

金山寺

舊聞兜率莊嚴勝今見蓬萊氣像閑千步回廊延漲海百層飛閣擁浮山忘機鷺宿鐘聲裏聽法龍蟠塔影間雄跨軒前漁唱晚練波如掃月如灣

焦山

裘老開浮玉胷襟讓一焦海吞吳地盡山控楚天遙屋氣窗開日鷗聲砌下潮欲歸還倚杖松竹晚蕭蕭

多景樓陪權一齋用古人韻同賦

楊子津南古潤州幾番歡樂幾番愁佞臣謀國魚貪餌黠吏憂民鳥養羞風鐸夜喧潮入浦烟蓑暝立雨侵樓中流擊楫非吾事閒望天涯范蠡舟

吳江又陪一齋用東坡韻作

十年俯首塵土窟夢想滄州欲愁絕吳江清勝天下稀我初聞之趙松雪滿船載酒攜佳人巧笑清歌玉齒頰垂虹橋下白鷗飛白波接天天四垂停盃更待江月上信棹自喜風帆遲卻憶岑參與杜甫渼陂之樂眞兒嬉

姑蘇臺和權一齋用李太白韻

苧蘿佳人二八時玉質不勞朱粉施吳宮歡笑幾時畢正是越王嘗膽日姑蘇城頭秋草多姑蘇城下江自波鴟夷一舸今在何

高亭山伯顏丞相駐軍之地

江上山如淡掃眉人家處處槿花籬停舟欲問松間寺策杖先窺竹下池帆影暮連芳草遠鐘聲曉出白雲遲憑欄一望三吳小像想將軍立馬時

宿臨安海會寺

梵宮臺殿遠嵯峨沙步移舟夜始過峽月轉廊隨響屐溪風入戶動鳴珂山因蘇子知名久樹自錢王閱事多陌上春歸花寂寂唯聞谷鳥和村歌陌上花曲卽此地事

冷泉亭

爲愛溪邊石扶笻小立時微波含落照影動掛猿枝

遊道場山陪一齋用東坡韻

煙收澄波動林麓日上翠靄浮巖谷長松苦竹十餘里未到山中清興足吳興田野海瀰漫只有此山龍
屈蟠山中道場名伏虎石欄桂柱臨風湍道人閉戶不浪出竹作匡牀蒲作席壓簷老樹高十尋云昔移
來自封植有懷謝公攜翠鬢任性逍遙雲水閒富貴他年卻不免夢魂空想東西山百歲眞同昏與旦更
耐憂患常居半世人豈比此道人令我悠然一長嘆

虎邱寺十月北上重遊

闔閭城外古禪林生公堂前樹陰陰重遊髣髴三生夢四顧微茫萬里心樓閣影重山月上轆轤聲遠石
泉深藍輿歸去江村路雲際猶聞鐘磬音

多景樓雪後

樓高正喜雪漫空晴後奇觀更不同萬里天圍銀色界六朝山擁水精宮光搖醉眼滄溟日清透詩腸草
木風卻笑區區何事業十年揮汗九街中

淮陰漂母墓

重士憐窮義自深豈將一飯望千金歸來卻責南昌長未必王孫識母心

婦人猶解識英雄一見殷勤慰困窮自棄爪牙資敵國項王無賴目重瞳

西都留別邢通憲君紹

露侵征袖曉寒多。酒盡離觴塞月斜。誰料北窗螢雪客。每年鞍馬走風沙。

北上

斷鴈秋聲苦。荒雞夜色闌。呼燈憎僕懶。騎馬怕兒寒。時率兒子而行。草動霜飄袂。冰穿水迸鞍。主恩猶未報。努力敢求安。

去魯情何極。遊秦興未闌。每懷姜被暖。誰念范袍寒。對酒頻彈劍。吹燈乍枕鞍。白雲看漸遠。安得報平安。

寄遠

懽樂翻教恨懊新。功名只管別離頻。可憐畫閣樽前月。還照邊城馬上人。

益齋亂藁卷第二

雪

朔風卷地暗河津。塞雲作雪愁行人。兩儀洪荒盪元氣。萬物陸離含古春。初疑倒瀉銀河空。轉恐壓折青山峯。天女霓衣戲鸞鳳。海仙貝闕翻魚龍。馬蹄凌兢鞭不動。身上氈裘百斤重。令人卻憶孟襄陽。驢背吟詩忍饑凍。逆旅主人眞可人。爲我一發浮蛆瓮。誰能與盡到門迴。席暖且與貍奴共。君不見吳中朱生畫稱絕。姑蘇朱澤民善畫□□曾爲我作燕山曉雪圖。短幅曾掃燕山雪。河橋老柳不棲鴉。小店閉門煙火滅。客子驅車欲安適。應被名韁牽鼻裂。豈知九油衣下黑甜鄉。一天歲月無炎涼。畫中之境今自蹈。畫中之意不可忘。白頭更有相逢日。握手披圖感嘆長。

忙古塔萬山嶺名

密雪壓空谷。萬木寒無聲。征人戒長道。迨此東方明。襟袖生鐵甲。鬢髭絡珠纓。路窮馬蹄澁。卻立心爲驚。棲禽亦安往。拂翼時一鳴。

雪用前韻

去年此日楊子津。雪華濛濛愁殺人。浮玉山前駐歸楫。百錢徑買金陵春。酒酣豪氣薄雲空。走尋北固登翠峰。海天上下同一色。日月東西迷六龍。長風掉鞅欲驚動。萬木含枚若持重。冥搜與逸太素前。援筆題

詩愁硯凍擁褐南窗夜色明半輪霽月暉鐵瓮神清宛在廣寒宮勝賞只恨無人共今年此日太愁絕匹馬關河三尺雪室韋草木冷蕭條碣石雲煙杳明滅向夕前程問幾何酸風如刀面欲裂君不見百年身在夢魂場一年年去增悲傷亦知銷金帳下淺斟低唱有餘樂亦知淮西夜半提軍縛賊功難忘日高閉門臥不起最有袁安與味長

次韻白文舉尙書見贈

交友誰如子通家匪自今同眠直廬雪共飯旅牀霖弟畜工書宋輸朋從嗜酒金□芝泥分日掌桂醞趁宵斟意外高遊散胷中往事森關山尤杳杳歲月苦駸駸謫遠非其罪貪榮豈此心每懷知我鮑見許齒諸任伐木義何改拔茅情更深撫箏悲謝傅投杼惜曾參邂逅顏初破綢繆膝並侵興隨雲北去話到日西沈爲命推東里論才敵上林安能久高臥早晚拜綸音

感懷

旅枕雞號夢易迴征鞍欲拂思悠哉霜風淅瀝貂裘弊星月闌干畫角哀清渭卻思浮葉去元都非爲看花來孟嘗賓客皆珠履豈必二千摠俊才

枕肱茅店夜三更矯首金臺路幾程苦節頗同彈鋏客芳年已過棄繻生窮通有命悲親老緩急非才愧主明畢竟行藏誰與問滿窗霜月獨鍾情

半世雕蟲恥壯夫中年跨馬倦征途盃盤草草燈花落關塞迢迢曉月孤華表未歸千載鶴上林誰借一

枝烏有錢徑買澆腸酒莫使詩班入鬢鬚
長卿去蜀曾題柱鄒子遊梁得曳裾奔走無功合投劾交遊似夢惜離居未拚蓑笠盟鷗鳥已分圖書養蠹魚一望鄉關時自笑百年天地亦蘧廬

冬至

昔從燕城向松京道邊高樹聞蜩鳴火雲燒天口生土空歌滄浪思濯纓豈料地中陰已萌轉頭一葉驚秋聲拙婦功裘猶未獻履霜竟致冰崢嶸今從松京向燕城往來七□□虧盈律調黃鍾斗插子短晷南至一陽生最憶吾家弟與兄齊奴豆粥咄嗟烹東人冬至必烹豆粥舞綵高堂獻壽觥人間此樂難爲名顧予劫劫欲何營此日悠悠獨遠行安坐無由報知己簡書況復催歸程羣邪詘兮賢彙征衆陰消兮世文明早晚春風遍四瀛坐看萬物自生成

十一月十五日

松嶺龍盤擁明堂威鳳樓前千步場先王遺風及子孫每年此地晏羣臣蹇子反足蛾眉班天語曾聞咫尺間宮花露溼月中迴仙樂風飄雲外來上王忠宣王以國禪于元子國人號之曰上王垂簾許同覩太平盛事無前古夜深更講家人禮和氣融融仍洩洩上有好者下卽傚君子盡孝民興孝此日繁華應似舊至樂還如舊時否遼海燕山路四千奉觴上壽知何年陰雲低空集微霰獨立蒼茫淚如綫

望海

早聞觀水在觀瀾測管洪溟得一班白日丸跳呼吸裏青天轂轉激揚閒不隨鵬翼搏千里誰見鰲頭冠五山可惜區區精衛鳥一生銜石不知難

黃土店聞上王見譖不能自明

世事悠悠不忍聞荒橋立馬忽忘言幾時白日明心曲是處青山隔淚痕燒棧子房甯負信翳桑靈輒早知恩傷心無術身生翼飛到雲霄一叫閽

咄咄書空但坐愁式微何處是菟裘十年艱險魚千里萬古升沈貉一丘白日西飛魂正斷碧江東注淚先流滿門簪履無雞狗飽德如吾死合羞寸腸冰炭亂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誰謂鱣鯨困螻蟻可憐蟣虱訴蝦蟇防微杜漸顏宜赭責重扶顛髮已華萬古金縢遺册在未容羣叔誤周家

明夷行

楊朱曾哭路多歧魯叟亦嘆麟非時荒鷄未鳴夜何其喪狗獨立迷所之憶昔吾君初入相兩扶紅日上咸池功成不退古所誡坐令西伯玩明夷式微胡爲寓旄丘已老曷不營菟裘古聞蹶乘致芒背今悟曲突賢焦頭唐虞揖讓冠千古有城底事名堯囚滄浪水清耳不洗羞向塵編對許由

烏頭白送朴仁幹

烏之生兮黑如漆人之見兮心共嫉可憐解爲燕丹羞一昔含冤成白頭我嘗怪汝日中處又怪金母常

使汝。今乃知啾蹌萬類中。一點丹心無汝同。啞啞飛來復飛去。反哺林間受辛苦。入爲孝子出忠臣。嗟哉汝是禽頭人。世人與汝誰能伍。願把襟裾換毛羽。

在上都奉呈柳政丞清臣吳贊成澄

去年怪事不忍聞。稷蜂肆毒蜮止樊。一封譴責下天門。白日汹汹雲雷屯。三韓主父趙武靈王傳位於子。國人謂之主父。出史記。□外孫。一去萬里投西蕃。界天雪嶺連崑崙。魍魎晝嘯黃河源。回頭卻望榆塞垣。痛哭淚盡雙睥昏。衣冠縮縮疑排根。百鍊繞指愁劉琨。孤臣孑立無攀援。守柱奮轍瞻歸軒。信音漸稀空斷魂。天光那肯照覆盆。緹縈獻書悟至尊。好生仁化霑無垠。況今嗣王躬朝元。一言庶得蠲煩寃。豈料下車席未温。閱牆謗讒蛙蜮喧。葛藟誰令庇本根。四維蕩若風中幡。緬懷神聖起鐵原。櫛沐風雨饑忘飧。瓶垂羅圖裕後昆。四百餘載流風存。邇來事大義彌敦。世承禁臠榮諸藩。過如日眚何足論。有信尚可羞頻蘩。桑穀生朝錫祉繁。法星退舍由片言。君臣之分父子恩。造次顚沛不可諼。至誠若能感乾坤。悔禍產祥猶掌翻。二公德馨逾蘭蓀。輔漢盛業推楊袁。故投苦語代叫閽。勿倚絲□輕芹暄。

至治癸亥四月二十日發京師上王時在西番。將往拜。

主恩曾未答邱山。萬里馳驅敢道難。彈劍不爲兒女別。引盃聊盡故人歡。五雲迴首籠金闕。片月多情照玉關。唯念慈親鬢如雪。數行清淚洒征鞍。

涿郡

美壤每每接大行東秦右臂北燕吭劉郎卻愛蠶叢國故里虛生羽葆桑

白溝

誰將督亢餌強鄰空費金繒歲結親尺水區區遏南汶可能臥榻不容人

馬上

驅馬上邱原黃塵滿征鞍嘉禾槁已盡杲杲升朝暾豈爲去鄉國悲歌行路難願言得甘霖維以慰黎元

隻輪載家具夫婦相挽推行行日數里就食南州來民生苦與樂造物已安排顧予是何者對之獨傷懷

日午汗如瀉小立溪聲中飛塵撓馬過氣若烈火烘鳴蜩悅美蔭倦鳥思深叢何時紫霞洞敲枕聽松風

傴僂驛中卒顚倒身上袍移牀拂簟席卮酒慰我勞致君愧無術旅食驚二毛區區欲何爲亦來煩爾曹

相州夜發

宵征圖避暑清興亦難窮星斗蒼茫外山川寂寞中滿衣芳草露拂面綠槐風此夜華堂月還應夢轉蓬

舊遊眞一夢浪蹟又飄蓬故國飛雲下征圖畏景中野平山隱地村遠樹浮空愧負平生志非求汗馬功

鄴城

漢月依依照露盤金人獨自淚闌干須知鄴下荀文若永愧遼東管幼安

又

聖人有所爲爲民非爲台君看唐虞事先天天不違毫釐涉人欲顧盼生禍機如何魏公子盜瞰方仲尼

物理喜自反。典午已相欺。爲龍笑蟒蛻。捕蟬忘雀窺。箕山臨潁水。千載想風規。

童童路傍樹。翠葉含清陰。下馬成野酌。酒盡還小留。來牛與去馬。窮達各□求。悠哉百年內。誰肯死前休。

端午

旅食京華十過春。西來又作問津人。半生已被功名誤。久客偏驚節物新。萍梗羈蹤青海月。松楸歸夢泰封塵。旗亭且飲菖蒲酒。未用醒吟學楚臣。

覃懷

塵埃十日眼長昏。路入覃懷頗慰魂。槐樹薰風吹麥壠。竹根流水繞柴門。太平閭井羣蜂綴。何限峰巒陣馬奔。聞說元朝留轍蹟。野人猶頌感皇恩。

孟津記事

驅馬轔轔到河洲。沙深水落不可舟。西山白日落欲盡。黑祲漫空天爲愁。忽驚疾雷如推牆。列缺亂擊金蛇光。馳雲攫霧送飛雨。萬騎銀槍來洛陽。大風知從何許來。擺弄乾坤勢莫迴。揚沙振瓦豈足道。欲捲孟津生劫灰。腐儒閒門對孤燈。駭汗洽背心冰兢。天公高居鬼神惡。怳惚怪事從誰徵。呼童吹燈且安眠。禍福豈不繇蒼天。夜深萬竅收怒號。星月炯炯流清躔。

王祥碑在洛陽南三十里。

有扁路傍石。上有王祥字。臥冰得泉魚。饋母此其地。嗟我事宦遊。連年負慈侍。區區望雲心。甘旨遠難致。

何嘗報剪鬢僅足同齧臂載讀孝子碑茫然抆清淚

新安站

有蕃僧撾殺站吏

西域桑門世所師頭戴烈火語嗢咿逢逢打鼓雜鉢螺說有祕術能降魔有徒實繁蟻慕膻餖肉啾嘐稱福田來承金帛去馳傳十十五五如奔電新安站吏亦何辜毒手一飽傴路隅風吹日炙蠅蚋集妻子相看空雪泣

崤陵行

秦穆公舉五羖於牛口不以卑賤棄取由余於西戎不以疎遠疑及崤之敗悔不用蹇叔而思黃髮之言誓不替孟明卒獲焚舟之效古所謂捨己從人立賢無方者穆公有焉秦之能服山東無敵於天下蓋好賢之餘力向使商君不變法趣利亦足爲有道之國以克永世矣

牛鳴絳柩師期報鄙鄭功虧乘韋犒崤陵山高鼓角悲萬騎東來如電掃墨衰禦敵責有歸素服迎軍義彌邵追懷元老謝前非不棄羣臣收後効龍驤千艘作飛灰鼠竄一境無橫草秦強知在好賢心百二山河非我寶

函關行

夫子曰三人有我師十室有忠信孟嘗之客蓋三千焉豈無一賢智奇謀之士而獨賴鷄鳴狗盜

者。然後脫身於孤秦乎。抑其好客有類於葉公之好龍。而簪玉履珠者。亦似龍而已耶。鷄鳴狗盜。技之賤者。二客能處衆而無愧意。既成功而無矜言。固自有過人之量。其處卑自汙。投機致用。豈以此矯衆客之浮誇。而激孟嘗之汎取耶。是則未可知也。

孟嘗賓客三千少。連鑣結軌臨淄道。大冠如箕劒柱頤。然諾相傾泰山倒。咸陽塵土令人老。天涯去夢迷芳草。孤鶴投籠不自由。猛虎得肉甯辭飽。馮驩無魚空自歎。雍門有琴且勿彈。冀闕天深函谷遠。誰膏吾車度千山。張陳應慚養卒口。毛薛亦讓屠兒手。丈夫有志無賢愚。莫惜黃金鑄雞狗。

題華州逆旅

日腳初昇玉女扉。嵐光欲染羽人衣。誰能引我丹梯去。手折蓮花駕鶴歸。

題長安逆旅

車馬函關道。風塵季子裘。轍環天下半。心逐水東流。萬事唯呼酒。千山獨倚樓。青雲有知己。未用嘆悠悠。

倦客重遊秦樹老。佳人一去隴雲賒。愁聽杜叟三年笛。悵望張侯萬里槎。夢裏家山空蕙帳。酒闌簷雨落燈花。宦情已似秋雲薄。胷次唯餘一寸霞。

海上箕封禮義鄉。曾修職貢荷龍光。河山萬世同盟國。雨露三朝異姓王。貝錦誰將委豺虎。（謂伯顏古。）干戈無奈到參商。（謂曹頓使兄弟不和。）扶持自有宗祧力。會見松都業更昌。

早信忠誠可動天。孰云仁聖竟容奸。雞竿曙色開暘谷。鳳闕春光到雪山。識雨池蛙喧欲鬬。（謂奸黨激功者。）暝雲

皋鶴倦思還。謂閔漬。許有全兩老。以忠宣王事上書陳乞而有沮之者。二老不能久留。將歸國也。區區吳薛何爲者。自鼓嚨胡徹帝關。

鄭莊公墓

先王樹懿親。故使庇本根。京叔固違道。鄭莊亦少恩。遂令羣公子。繼亂殘斯民。革面事三主。鄙哉蔡封人。

許文貞公墓 曾齋

魏公懷粹德。倔起際風雲。絳灌雖同列。唐虞欲致君。辟雍方繪像。泉路久修文。慕蘭嗟生晚。荒涼馬鬣墳。

道見月支使者獻馬歸國

西極山高天駟遊。下顧龍媒生驟襲。彌山蔽野盡兒孫。草軟泉甘無扎天。雖駟騏駱魚騧騵。赭白驪黃騂綠縹。胡兒考牧如理軍。類聚羣分不相嬈。視其害者而去之。亦如農夫耨荼蓼。就中一族獨絕倫。骨骼清雄氣深渺。低徊豈願困泥途。奮迅應思跨雲杪。紫髯君長相戒言。倔強吾非魋髻趙。大元盛德冠百王。一劍撥亂邦基肇。更聞嗣皇膺寶籙。神機整頓乾坤了。越裳白雉黃支犀。眩人馴象能言鳥。爭來作貢混文軌。可獨懷安煩介紹。請持此馬進天閑。得與多方瞻日表。青絲絡頭不敢騎。牽出國門心悄悄。朝經懸度躡嵌空。暮過流沙凌浩渺。行及兩年方至朝。語憑重譯粗堪曉。受金祕府帶圓牌。錫晏華堂厭清醥。人知感義面欲犖。馬解承恩首頻矯。尻脽分張怒虎蹲。目焰逆射流星皎。屹立風生禁禦深。長鳴志在天衢杳。勑令太僕備法駕。習步芳園浴靈沼。和鸞綴轡搖令令。熨錦幪鞍垂嫋嫋。涼淀北巡秋塞晴。柳林南獵春原燎。脫兎驚鴻爭後先。衛公孫叔愁輕蹻。文帝九良徒飫芻。秦襄駟鐵猶嘐嘐。因思漢武占發書。識得蒲

梢來有兆燉煌塞邊選車徒貳師城下揚旗旐縱然內廄致權奇其奈中原足流荼方今欲慕舜衣垂服遠不貴用千馹但嘉絕域子來心豈謂良駒天下少百川流水注滄溟萬丈孤松掛蘿蔦吻無巨細知所歸矧我大邦能字小寄聲使者報爾君更獻眞龍先學堯

關龍逢墓

英名萬古感人心泰華山高河水深杜口圖生應不億誰將齒髮到如今

漢武帝望思臺

漢皇好奇士江充來犬臺吞端寄毒螫肚裏藏禍胎猖猖吠舊主全趙飛驚灰茂陵自英武將相多賢才胡爲不絜矩利祿崇奸回天倫化豺虎戾園空草萊

益齋亂藁卷第三

則天陵

歐陽永叔列武后唐紀之中。蓋襲遷固之誤。而益失之。呂氏雖制天下。猶名嬰兒。以示有漢。若武后則抑李崇武。革唐稱周。立宗社而定年號。凶逆甚矣。當舉正之以誠無窮。而反尊之乎。謂之唐紀而書周年可乎。或曰。記事者必首年以繫事。所以使條綱不紊也。如子之說。中宗既廢之後。將闕其年而不書。天下之事當何所繫之哉。曰。魯昭公爲季氏逐居乾侯。春秋未嘗不書昭公之年。房陵之廢。與此奚異。作史而不法春秋。吾不知其可也。

久客萬事慵。好古意未歇。停驂問遺民。枉道尋斷碣。關輔古帝畿。壯觀不湮沒。千年阿婆陵。百里見城闕。根連隴坂長。氣壓秦川闊。麒麟與獅子。左右勢馳突。侍臣羅簪纓。猛士列鉄鉞。當時竭財力。慮欲固扃鐍。興廢理難逃。久爲狐兎窟。憶昔陰乘陽。四海憂禍烈。牝鳴殷家索。燕啄漢嗣絕。文皇順天心。百戰啓王室。居然攘神器。肯念黃裳吉。丁甯雙陸夢。黯慘虞淵日。尙賴得忠賢。終能返故物。歐公信名儒。筆削未免失。那將周餘分。續於唐日月。區區女媧石。豈補青天缺。擬作擿瑕編。才疏愧王勃。

後閱晦菴感遇詩。拊卷自嘆。孰謂後生陋學。其議論有不謬於朱子耶。又得范氏唐鑑讀之。亦有此論。不覺一笑。悔其少作也。仲思誌。

唐肅宗陵

飛龍起靈武。上皇蜀中歸。能以天下養。四海知孝慈。同輿白衣客。發策良得宜。小兒亂紀綱。西內日凄悽。可憐高將軍。投荒髮如絲。爲問北來者。尙父果是誰。

邠州

行穿山窈窕。俯見樹扶疎。地僻宜澗飮。民醇多穴居。麥黃仍水碓。桑綠已繅車。看取田園樂。周家積累餘。

涇州道中

出谷天無際。登坡路始平。塞雲施雨黑。野日隔林明。萬里思親淚。三年戀主情。哦詩聊自遣。漸覺錦囊盈。

涇州

宋日西羌屢震驚。因將國尾付書生。聖元四海淸如鏡。未用胷中十萬兵。

憶松都八詠

鵠嶺春晴

八仙宮住翠微峯。縹緲烟霞幾萬重。一夜長風吹雨過。海龍擎出玉芙蓉。

龍山秋晩

去年龍岫菊花時。與客攜壺上翠微。一逕松風吹帽落。滿衣紅葉醉扶歸。

紫洞尋僧

石泉激激風生腋。松霧霏霏翠滴巾。未用山僧勤稅柚。野花啼鳥解留人。

青郊送客

小溪深處柳飛綿。細雨晴時草似烟。客去客留俱不礙。一樽相對好山川。

熊川禊飲

沙頭酒盡欲斜暉。濯足清流看鳥飛。此意自佳誰領取。孔門吾與舞雩歸。

龍野尋春

偶到溪邊藉碧蕪。春禽好事勸提壺。起來欲覓花開處。度水幽香近卻無。

南浦烟蓑

一灣蒲葦雨瀟瀟。隔岸人家更寂寥。漁罷呼兒收綠網。刺船歸趁晚來潮。

西江月艇

江寒夜靜得魚遲。獨倚篷窗卷釣絲。滿目青山一船月。風流未必載西施。

朝郡

金天淑氣胚峒崆。磅薄雲山千萬重。彈箏峽口草蕭瑟。六月髣髴來西風。君不見漢家貴重麒麟功。將軍多承茅土封。六郡豪強五陵客。半夜撫劍瞻邊烽。走馬寧論青海遠。調弓已覺流沙空。豈念山東江淮困飛輓。畝昔一鍾今不墾。縱令氓裘款塞旅庭實。所得何嘗償百一。聖元德宇同乾坤。外薄四海皆藩宣。瓜

分封疆樹懿戚。棋置列省專兵權。至元以來兩甲子。野老奠枕羲黃年。我行朝郡北古壘生黍稷。羌兒劍買牛。胡婦事蠶織。爾輩安知蒙帝力。豈無段紀明。亦有趙充國。不忍使驅赤子除蟊賊。

金剛山二絕

普德窟

陰風生巖曲。溪水深更綠。倚杖望層巔。飛簷駕雲木。

摩訶演菴

山中日亭午。草露溼芒屨。古寺無居僧。白雲滿庭戶。

招崔壽翁

琴書一茅屋。高臥樂幽獨。故人來不來。東鄰酒新熟。

古風七首

歲暮連日雪。百卉俱拉摧。政恐入新春。陰雲仍未開。娟娟一樹梅。脈脈在空谷。幽香人不知。瘦骨清如玉。

宵寒夢易破。展轉不自聊。攬衣豈窺戶。落落星月高。開爐具燈火。坐聽風枝號。念彼窮谷士。誰與同其袍。

公子遠行役。鞍馬光翕赩。憔悴玉樓妾。忍淚不教滴。念之不可忘。奮飛無羽翼。寒鍾鳴苦遲。何時東方白。

三冬天地閉。龍蛇蟄幽宮。世道多反覆。君子有固窮。虛窗列遠岫。白雲度晴空。從嗔不迎客。揮琴送飛鴻。

蘇秦學鬼谷。適取勞其生。起來佩相印。足使妻嫂驚。胡爲任寸舌。抵死談縱橫。便有二頃田。知渠不躬耕。

山中有故人貽我尺素書學仙若有契此世眞邊廬軒裳非所慕木石難與居不如飲我酒死生任自如

清朝樂無事十日九下帷偶然出官道立馬看奔馳草草功名士紛紛豪俠兒歸來對黃卷一笑還自怡

朴淵

時春山氣佳谷鳥如喚客幽尋協宿想勝賞欣新獲沈沈古雙湫欲近悚心魄神物襲重泉飛湍下千尺泓澄瀉雲天蕩漾動林石義責甘施鞭冥期契聞笛交感由情衷奚云幽明隔采采巖中花特以侑洞酌

嘉澤戒屯膏吾民藝麰麥

感懷二首

杜鵑花發杜鵑啼香霧空濛月欲西立馬得詩還忘卻鳳城東望草萋萋

光風轉夜露華微零落春紅欲滿衣喚取佳人騎細馬教吹玉笛月中歸

范蠡

論功豈啻破強吳最在扁舟泛五湖不解載將西子去越宮還有一姑蘇

送息影菴

同道相從古亦稀中年遠別忍霑衣空江目盡思無盡一片風帆去似飛

無題

青天碧海夜漫漫愁殺姮娥桂樹間白兔長年空搗藥一迴圓缺減朱顏

聞淮安君出家寄呈

鼎食棲題付幻泡出塵風骨見高標慈烏待哺頭渾變乳鵲營巢舌未調花謝梁園春寂寂月籠祇樹夜寥寥儂家此理何增損滄海桑田自暮朝

火中良玉水中蓮夜半踰城去杳然雲衲換來新面目綠窗啼盡短因緣瑤琴月照三生夢玉塵風傳一味禪碌碌儒冠成底事可憐奔走二毛年

九月十五日曉起有感寄示尹汝衡學諭

風從西來聲滿天悅若鐵騎驅平原牆頭綠樹忽憔悴一夜落葉盈空園衆禽欲棲卻飛去搖搖疎枝撼寒雨爭紅逞紫亦近耳豈謂如今遽如許君看萬物生無知生理一聽天公爲無端寒燠有遷改似爲榮悴相欣悲騷人況復情所鍾方寸每受百慮攻不辭雪霜點鬢髮安得江海澆心胷縹囊古書老不觀朅緱長劍慵不彈人間窮達眞細事但問大藥留童顏

和林石齋尹樗軒用銀臺集瀟湘八景韻石齋名孝修。樗軒名奕。

平沙落鴈

行行點點整還斜欲下寒空宿暖沙怪得翩翻移別岸舳艫人語隔蘆花

遠浦歸帆

行舟賈客似兒童香火人人乞順風賴是湖神能泛應衆帆齊舉各西東洞庭湖神分風送舟。

瀟湘夜雨

楓葉蘆花水國秋。一江風雨泊扁舟。驚迴楚客三更夢。分與湘妃萬古愁。

洞庭秋月

三更月彩澄銀漢。萬頃秋光泛素濤。湖上誰家吹鐵笛。碧天無際鴈行高。

山市晴嵐

漠漠平林翠靄寒。樓臺隱約隔羅紈。何當卷地風吹去。還我王家著色山。

漁村落照

落日看看銜遠岫。歸潮咽咽上寒汀。漁人去入蘆花雪。數點炊烟晚更青。

江天暮雪

柳絮飛空欲下遲。梅花落地亦多姿。一樽且盡江樓酒。看到蓑翁卷釣時。

烟寺暮鐘

一幅丹青展不封。數行水墨淡還濃。不應畫筆眞能爾。南寺鐘殘北寺鐘。

朴淵

萬尋澄澈青銅鏡。千尺逶迤白玉虹。怪底古今流不盡。層巖直上是龍宮。

和季明叔雲錦樓四詠

荷洲香月

微波澹澹月溶溶十頃荷花一道風記得臨平山下宿酒醒身在畫船中

松壑翠雲

一林黃葉遠無聲萬壑蒼雲漲欲平卷上山頭吹不散料應晚雨未全晴

漁磯晚釣

漁兒出沒弄微瀾閒擲纖鉤柳影間日暮欲歸衣半溼綠烟和雨暗前山

山舍朝炊

山下誰家遠似村屋頭烟帶太平痕時聞一犬吠籬落乞火有人來叩門

菊齋橫坡十二詠

太公釣周

混世浮沈匪苟安得時經濟豈云難君看八百年周業只在磻溪一釣竿

四皓歸漢

見說扶蘇孝且仁胡令二世禍生民逋翁不爲卑辭屈未忍劉家又似秦

謝傅東山

雲水光中醉作鄉致君功業未全忘挽鬚十落聞箏淚更覺東山興味長

子猷剡溪

故人家住翠微間。滿目溪山雪月寒。乘興胡爲來便去。不妨呼酒共憑欄。

廬山三笑

釋道於儒理不齊。強將分別自相迷。三賢用意無人識。一笑非關過虎溪。

竹林七賢

曹馬乘機盜九州。有心何力遏橫流。竹林別是華胥國。樽酒相從萬事休。

孟宗冬笋

雪中新笋宅邊生。摘去高堂慰母情。但使子孫能盡孝。乾坤感應自分明。

黃眞桃源

萬古仙鄉路未通。胡爲已到卻忽忽。重來物色渾如夢。空使桃花笑殺儂。

鵷尋玉京

翩翩雙鵷訪深閨。應感佳人惜別時。相對知心不知語。一庭風雨落花時。

犬救楊生

濡尾溪流走幾迴。免教醉夢困烟灰。縱知此犬能相救。莫更昏昏泥酒杯。

潘門三峯

落日青山興未闌欲題詩句破天慳任他行路嘲輕脫倒跨驢兒點檢看

范蠡五湖

功成亦欲試良圖月棹烟蓑向五湖卷卻吳宮春色去獨留秋草滿姑蘇

送完山李半刺

楊柳飛綿草似茵青郊立馬淚霑巾春風無限相思意說與江南坦上人㑹霽坦能詩

竹笛贈趙忠州

吾家竹笛清如玉持贈風流趙使君醉據胡牀江上月一聲吹破萬山雲

送許理問歸遼陽進退格

七年惠愛感民衷一世英名聞帝聰華表縱歸丁令鶴草蘆還起孔明龍雞聲曉店月掛柳馬影暮山風捲蓬是處知君偏見憶幾人如我久相從

寄題白花禪院觀空樓次韻

勝遊多是費躋攀最愛蓮坊住淺山一水帶鋪延曠遠兩巒襟合貯幽閑莫求佛外兼心外須看人間比夢閒一聽樓名如有契便堪千里笑開顏

達尊杏花韻

一株仙杏鳳城西占斷春光傍柳堤翳翳紫烟迷遠近離離紅日照高低暗香帶露添蜂蜜亂點隨風著

鵝泥。忽憶錦波亭下路。滿身清影醉扶攜。

淡佇春光小巷西。倚牆無語俯長堤。帶裝絳蠟風吹折。花簇丹砂雨壓低。驚墮佳人金捍撥。巧黏游騎錦障泥。綠陰青子空惆悵。滿意尋芳莫解攜。

御溝南畔畫橋西。記得偸閒步綠堤。出屋數枝春雨過。繞城千樹夕陽低。玳筵錯落啼紅燭。鳳詔淋漓溼紫泥。欲折長條賞天巧。卻愁零落不堪攜。

遼陽路上寄朴忠佐少卿

遠林雞犬天未晞。征車欲發思依依。孤城月照主人屋。大野風吹游子衣。浮生百年會有盡。故國千里何當歸。華表亭前重迴首。慚愧仙人丁令威。

山中雪夜

紙被生寒佛燈暗。沙彌一夜不鳴鐘。應嗔宿客開門早。要看庵前雪壓松。（樂天宿客不來嫌冷淡。似用儀禮賓之宿。子美犬迎曾宿客。則寄宿之宿。今用杜語。）

栗谷人家

歲暮天寒雪欲飛。旋收雞狗掩柴扉。馬芻奴飯猶能辦。勸客明朝且莫歸。

偶成

殘酒懵騰雪滿簪。煮茶聲裏日西南。最憐稚女無愁思。手翦柔桑學餧蠶。

饑成

老去功名念自輕且將幽事送餘生池邊翦葦看雲影窗下移蕉聽雨聲烏紗白葛午風輕石枕藤牀雨氣生獨倚北窗尋夢境綠陰何處一鶯聲

雪後約竹軒訪李柯亭山齋

柯亭人境兩清幽像想山陰雪後遊若使同行有詩友子猷未必便回舟

中菴居士贈詩八首務引之入道次韻呈似

道門終古隱然開腳踏何論士與臺彼佛曾教丹化鐵吾儒奚憚海持杯信標衣鉢非言得樂在簞瓢豈利回許我洗心參五葉希公著眼覷三才

大地炎塵撥不開清涼獨占竹邊臺門無車馬腰無印家有絃歌手有杯霖雨應須一龍起江山未信萬牛回請看鶴壽峯前地也著三韓老秀才

糞掃堆中貶眼開到頭渾是九蓮臺驪鱗觸處難求寶蛇足添來或失杯萬物秋凋還夏茂三光西沒卻東回分明此理誰拈破四海除公有辨才

吞吐江山口闔開肯教塵壒礙靈臺眞功牛入庖丁刃妄想蛇逃樂廣杯樂國公能許同往寶山吾亦免空回有心潤色無文印未信金仙不要才

明主當時理具開看公闊步上金臺笑談漢已重九鼎襟抱魯宜如一杯鍊石只言天可補揮戈豈料日

難回蒼生莫諉東山興際會誰非將相才
一掬天慳天爲開更將詩眼著亭臺尋僧散步雲隨杖對客高談月入杯積翠低簷相媚嫵落紅浮水故縈回園林鐘鼓眞清勝題詠須憑吏部才
舊讀詩書心孔開不窺閒館與崇臺向來亦陋蕭曹筆此去卻耽稽阮杯如挾太山超海過欲行千里及門回二毛已負鑽堅志深愧雕蟲不是才
苔錢閑扉日懶開紅塵況擬走章臺玉川腹裏五千卷李白手中三百杯歲月頻驚隙駒過行藏頗愧磨驢回東門幸有宜瓜地遮莫乾坤生我才

西京留守慶宰臣寄凍魚

朝天石下玉鱗魚千里飛來入我廚一見忽驚清到骨只緣腹有令公書本官有清名

送李翰林還朝

早知毛骨異凡流刮目青雲得意秋三級風雷起蓬葦九天雨露洽松楸鴨江柳暗牽離思鴛禁花開待勝遊樽酒論懷更何日白頭身事付滄洲

簡李員外

吾生如寄耳方寸只君知歲晚深期在東歸定幾時

益齋亂藁卷第四

中庵掌試後賀晏席上

國老提衡古未多。羣雄入彀世爭誇。天開萬古烟霞洞。春滿一庭桃李花。羯鼓打翻銀漢月。鳳簫吹散赤城霞。年年此樂何窮已。餘慶方鍾積善家。

壬申十一月晦日

落落平生喜遠遊。歸來斂盡黑貂裘。誰同阮籍能青眼。未分文君共白頭。案上有書時自讀。樽中無酒與誰謀。傷心歲暮空階雨。竟日丁東滴不休。

庚辰四月將東歸題齊化門酒樓

離歌昔未解傷神。老淚今何易滿巾。三十年前倦遊客。四千里外獨歸身。山河雖隔扶桑域。星野元同析木津。他日重來豈無念。卻愁華髮汙緇塵。

奇參政宅月山雙馬手卷

月山用筆逼龍眠。寫出驊騮絕可憐。不似悲鳴虞坂上。頗同游戲渭川邊。皇恩豈啻千金賜。家寶須將萬業傳。安得與君眞致此。玉鞭金勒去朝天。

讀李義山集和蜂詩

多生鼻觀得圓通。徧界香緣欲細窮。韓壽牆邊歌暖日。文君壚畔醉薰風。有時結伴依高樹。何處尋巢度遠空。課蜜若非王事急。只消恆舞百花中。

江陵道朴安集告別

路俯蛟鼉窟。山鄰虎豹羣。和泥煮白浪。帶燒墾蒼雲。此地難爲主。今年幸得君。遺民尙流涕。恨殺愼將軍。

病中呈愚谷

讀書嗟聽瑩。聞道愧支離。豈繫蒼生望。謬蒙明主知。病諳年去速。閒厭日斜遲。臥念平生事。多爲識者嗤。

趙三藏李稼亭神馬歌次韻（馬西極拂郎國所獻。）

拂郎神馬來皇都。矯矯軒軒何所似。長風破浪雲雷奔。海底烏龍欻飛起。龍耶馬耶不可知。骨法誰問寒風子。世無玉山禾。肯爲一飢垂兩耳。蹴裂交河冰。肯爲一困甘遭箠。九重況得蒙主恩。三倍何論曾利市。照夜白。師子花。故應齷齪難與比。腐儒並世空聞名。自恨年來返田里。寫眞儻有曹將軍。作讚那無杜子美。願觀弄影玉輅前。安得親奉明堂祀。

哭尙德洪宰相淪

邂逅俄成別。驚呼已隔生。臨書懷善誘。對酒憶眞情。淚溢大同水。名懸平壤城。應教吠天喙。永傀首丘誠。

（時西京人有訴本國於朝廷者。）

和贈李外郎元弼

男子平生志四方不應羞澀爲空囊靈均去楚唯餐菊魯叟過陳也絕糧搔首只緣詩作祟揚眉更覺酒能狂愧非指麾周公瑾傾蓋相從亦不妨

菊齋權文正公挽詞

揚歷清華到上台君王獨倚棟樑材詩書滿屋無樊素簪履盈門有老萊千歲鶴歸三嶠月九淵龍化五更雷才疎未足銘清德淚洒當年玉鏡臺

平生德爵已雙全壽比汾陽更一年將謂坐忘非示病豈知尸解卽逃禪姮娥相待廣寒殿居士獨歸兜率天他日東山華屋過空瞻黃鶴白雲邊

夜坐呈竹軒金宰相

去年負笈遠朝天冰滿遼河馬不前誰識乞身閑氣味一龕燈火夜參禪

奉賀竹軒金政丞

威烈公家翼戴公大山功後大山功要知積善多餘慶又見賢孫拜侍中

近日無端世論乖衣冠人物棄如泥願公力復升平舊莫遣功名在狄鞮

誰將國病付庸醫豈念蒼生命若絲幸有耆婆一丸藥從今試手療瘡痍

松廣和尙寄惠新茗順筆亂道寄呈丈下

枯腸止洒欲生烟老眼看書如隔霧誰教二病去無蹤我得一藥來有素東菴昔爲綠野遊慧鑑去作曹

溪主寄來佳茗致芳訊報以長篇表深慕二老風流冠儒釋百年存沒猶晨暮師傳衣鉢住此山人道規繩超乃祖生平我不悔雕蟲事業今宜慚斡蠱傳家有約結香火牽俗無由陪杖屨豈意寒暄問素居不將出處嫌異趣霜林虬印寄曾先春焙雀舌分亦屢師雖念舊亦不忘我自無功愧多取數間老屋草生庭六月愁霖泥滿路忽驚剝啄送筠籠又獲芳鮮逾玉脆香清曾摘火前春色嫩尙含林下露颼颼石磴松籟鳴眩轉蟊甌乳花吐肯容山谷託雲龍便覺雪堂羞月兎相投眞有慧鑑風欲謝只欠東菴句未堪走筆效盧仝況擬著經追陸羽院中公案勿重尋我亦從今詩入務（初慧鑑以新茗寄東菴其書戲云前公案付山茗若干東菴必以詩爲答今法主亦寄茶於益齋爲年例故云）

門生鄭學士掌試後賀宴席上

桃李成行拜鯉庭嚴顏喜溢鬢還青吾家犬子今何在辛苦當年教一經

息影菴入京遣侍者問疾戲呈一絕

向來飛錫肯相過只爲知音世未多見說王公爭結軌枉煩侍者問沈疴

寄雞林郡公

郎騎白馬遊不歸黃金臺前草萋萋杜鵑花開去年枝何時更聞郎馬嘶

題手卷二首

天台三聖傍虎侗眠

豐干老去不參禪。寒習從來只掣顛。白額將軍亦何者。忍飢共打一場眠。

老姬對少年敍情

顏色雖非滿鏡春。歌聲尙足動梁塵。感君一贈同心結。不爲千金更媚人。

竹軒席上

滿園紅雪落紛紛。一棹觥船盡百分。莫爲主人泉洒面。何妨座客醉書裙。竹軒每於酒場必先醉而眠。

柳學士思菴

幾年傍路費光陰。閉戶端居志念深。黃卷展開春寂寂。靑燈挑盡夜沈沈。風雲變態無窮事。天地同流只此心。思到無思眞有得。古人雖遠是知音。

延祀己未。予從於忠宣王降香江南之寶陁窟。王召古杭吳壽山。一本作陳鑑如。誤也。令寫陋容。而北村湯先生爲之贊。北歸。爲人借觀。因失其所在。其後三十二年。余奉國表如京師。復得之。驚老壯之異貌。感離合之有時。題四十字爲識。

我昔留形影。靑靑兩鬢春。流傳幾歲月。邂逅尙精神。此物非他物。前身定後身。兒孫渾不識。相問是何人。

車書其同。禮樂其東。光岳其鍾。爲人之宗。爲世之雄。爲儒之通。氣正而洪。貌儼而恭。言愼而從。恢恢乎容。溫溫乎融。挺挺乎中。於學則充。於道則隆。於文則豐。存心以忠。臨政以公。輔國以功。命而登庸。瞻而和衷。俟而時雍。

延祐己未九月望日北村老民湯炳龍書於錢塘保和讀易齋時年七十有九

寶蓋山地藏寺用少陵龍門奉先寺韻

當年無極翁道眼開勝境短籬圍雲根方塘倒峯影葉落秋徑微松吟夜堂冷投老窺元關泯泯甄猛省

癸巳五月掌試棘闈呈同知貢舉洪二相

狀元榜眼兩儒臣相次掄衡在一春惆悵白頭參試席當年誰是第三人今年監試試官宋天鳳諫議爲安質鷺李陌室門下狀元洪公爲同榜榜眼其第三人則吾亡子總郎也

天教老日眼增明付與儒林分外榮四見門生爲座主更爲座主見門生

悼王政丞暾

再登廊廟惠斯民益見忠貞鑒裁神富貴不淫威不屈後來唯恐更無人

上馬朝天裹革歸雲容水色總依依近來宰相多淪喪曾見吾民涕一揮百姓聞公亡至有哭泣者

悼恥菴朴判事忠佐

眼昏猶玩宓羲書身貴能安葛亮廬惆悵桑君上池水一杯曾不乞相如恥菴因消渴而亡

同承顧問侍經筵雨散雲離白髮年得見先王眞大幸送君何事獨留連

悼李柯亭叔琪

古松陰下屋三間秋草青青畫掩關詩酒往還渾似夢不堪回首望龍山

悼安謹齋當之軸

益齋少日日相從。只有當之與拙翁。四十年來俱物化。獨將哀淚洒西風。

悼龜峯金政丞永□

謝傅風流逐逝波。蒼生有望奈今何。龜峯峯下滿船月。腸斷一聲漁父歌。本官醉後每令□豹皮歌漁父詞。

悼一齋權政丞漢功

朱顏綠骨地行仙。何事乘雲去不還。應爲姮娥勸霞液。醉吟佳句桂花間。

悼竹軒金政丞倫

詩酒相從已隔生。一瞻華屋一傷情。可憐老馬知人意。每過閭門不肯行。

陳勝

甕牖繩樞去故園。魚書狐火起中原。只應燕雀譏鴻鵠。一去都忘壟上言。

項羽

書劍應難敵萬人。須知大勇在安民。韓生奪得東歸志。天意寧終假一秦。

田橫

隨何有口來黥布。魏豹無心聽酈生。壯士難教甘一辱。漢皇爭得見田橫。

劉向劉歆

丹心耿耿帝曾知。梓柱生根勢莫移。地下可能無跋汗。國師公是酒家兒。

韓信

出跨淮陰志頗奇。亦知王業匪人爲。欲令螻蟻翻溟渤。晚計何殊乳臭兒。

蕭何

秦家圖籍漢山河。功比曹參百倍加。白首年來還見熱。只應羞殺邵平瓜。

曹參

病瘡餘痛九州同。俞扁何施業砭功。不作口呼終日醉。膠西枉見白頭翁。

張良

五世君恩未足酬。誓將心力快秦讎。韓王又作彭城土。借箸何辭轉一籌。

陳平

呂氏應非項羽儔。何緣到此獨深憂。絳侯椎樸王陵戇。更欠高皇用我謀。

王陵

當時王呂議難勝。他日安劉力可能。慈母一言今在耳。不因存沒負長陵。

夏侯嬰

劍下淮陰爲大將。車中季布作名臣。滕公鑑識眞難及。最是高皇善用人。

攀龍附鳳豈無人。驂乘初終只一臣。擁樹兩兒誠不忍。帝心應念放麑仁。

崩通

嫉功樂禍亡三儁。肆辯邀名起兩臣。八立一言能免鏟。豈如緘口廟中人。

劉敬

欲將漢主嫁昆夷。想見當初計畫時。千載明妃心語口。奉春君豈是男兒。

陸賈

將相同心業再昌。漢家聲教到南荒。擊鮮樂飲眞良計。枉賈機關爲辟陽。

樂軒李侍中在通津山齋。金百鎰、李松繙兩學士偕卓然師往謁。路人見者曰。江都地勢一日東傾。

然師自號雲遊子。筆法爲當時之冠。

兩點文星會德星。三韓望重泰山輕。座中更著雲遊子。莫怪江都地勢傾。

許文敬珙李判樞尊庇俱以東征事出慶尙道。共訪其同年朴秀才祿之宜春田舍。各留詩一篇。

黃茅苦竹海村邊。數畝田園屋兩椽。何事古今聲價重。二公同訪一同年。

洪南陽奎聞妙達無畏國師善吹笛。自袖中笒八方丈請之。國師爲作數弄。

天台再世顚禪師。也爲洪崖捻竹吹。更說淸溪舟上客。踞牀三弄得桓伊。

宋樞相和過華嚴六具僧統於興王寺。具公欲觀其弄杖。宋幅巾躍馬爲之移日。

羽林飛將少爾奇。百戰年來兩鬢絲。不是支郎有眞賞。一場毬馬只兒嬉。

小樂府

拘拘有雀爾奚爲。觸著網羅黃口兒。眼孔原來在何許。可憐觸網雀兒癡。

鵲兒雛際噪花枝。喜子牀頭引網絲。余美歸來應未遠。精神早已報人知。

浣沙溪上傍垂楊。執手論心白馬郎。縱有連簷三月雨。指頭何忍洗餘香。

黃雀何方來去飛。一年農事不曾知。鰥翁獨自耕耘了。耗盡田中禾黍爲。

脫卻春衣掛一肩。呼朋去入菜花田。東馳西走追蝴蝶。昨日嬉遊尙宛然。

新羅昔日處容翁。見說來從碧海中。貝齒頹脣歌夜月。鳶肩紫袖舞春風。

木頭雕作小唐雞。筋子拈來壁上棲。此鳥膠膠報時節。慈顏始似日平西。

縱然巖石落珠璣。纓縷固應無斷時。與郎千載相離別。一點丹心何改移。

憶君無日不霑衣。政似春山蜀子規。爲是爲非人莫問。只應殘月曉星知。

昨見郭翀龍言及菴欲和小樂府。以其事一而語重。故未也。僕謂劉賓客作竹枝歌。皆夔峽間男女相悅之辭。東坡則用二妃屈子懷王項羽事綴爲長歌。夫豈襲前人乎。及菴取別曲之感於意者翻爲新詞可也。作二篇挑之。

都近川頹制水坊。水精寺裏亦滄浪。上房此夜藏仙子。社主還爲黃帽郎。

近者有達官戲老妓鳳池蓮者曰爾曹惟富沙門是從士大夫召之何來之遲也答曰今之士大夫取富商之女爲二家否則妾其婢子我輩苟擇緇素何以度朝夕座者有愧色鮮于樞西湖曲云西湖畫舫誰家女貪得纏頭強歌舞又曰安得壯士擲千金坐令桑濮歌行露宋亡士族有以此自養者故傷之也耽羅此曲極爲鄙陋然可以觀民風知時變也

從教壠麥倒離披亦任丌麻生兩歧滿載靑蘞兼白米北風船子望來時

耽羅地狹民貧往時全羅之賈販蘞器稻米者時至而稀矣今則官私牛馬蔽野而靡所耕翳往來冠蓋如梭而困於將迎其民之不幸也所以屢生變也

戊戌正朝

路逢扶杖白頭人自約衰年不口門堪笑七旬今過二聽雞騎馬賀三元

忠宣王眞容移安於海安寺

白頭重望屬車塵眉宇依然照上春此日感懷誰似我當時法從更無人

送金海府使鄭尙書國徑得時字

讀書思古人常恨不同時同時見古人至樂良在茲幸哉吾今得吾子胡不感此前賢詩平生拙翁吾所畏與世齟齬人共嗤東人遺文手自錄又有拙藁皆倔奇一觀直欲覆醬瓿攘攘可笑羣兒癡殷勤鏤板垂不朽今世古人非子誰魚書虎竹吾州去吾爲吾民多賀之汝蠱豈不剔汝疾豈不醫噓以燠汝骨哺

以肥汝肌．五袴何止歌來暮．一錢何止表去思．九原誰喚拙翁起．滁筆爲作德政碑．鄭嘗爲全羅道按廉使．時及菴閔相授以崔拙翁東人之文及拙藁．鄭皆刻梓以傳．

後儒仙歌爲崔拙翁作示及菴

孤雲雲孫雲錦腸．曼倩嘲謔寬饒狂．賈勇中朝戰藝場．磊落夏采伯仲行．君胡爲乎思故鄉．燕南鬼怪方譸張．萬口相和喧蜩螗．風生四壁月照牀．中夜起坐歌虞唐．病瘡老馬飢欲僵．呼僮拂鞍靴滿霜．平明敲椎之何方．竹軒爲啓琴書堂．何人更有白玉郎．愛直自合依南陽．珥筆視草平斗量．翩然乘風歸帝傍．手挽斗柄挹天漿．豈憶丹槾垂扶桑．同庚故人鬢蒼浪．舍糊模稜坐巖廊．下視啞啞一笑長．騎龍被髮游鴻荒．

聽初生彈琵琶

傳粉鶺冠人姓李．六尺輿中侍天子．東歸一夢陽臺雨．典刑留與鴟頭女．十三麗質傾教坊．十五妙藝專歡場．只今四十減紅顏．杏花脈脈不禁寒．良人少年號眉嫵．一擲千掌金中舞．錦帶繡囊香未歇．陰陰青子春何處．龍香捍撥鳳尾槽．嘈囋爲誰相爾汝．烏孫馬上漢宮情．青塚月明仙佩聲．輕攏慢撚意難盡．倚絃低唱一再行．聽之悅如烟霧墮．遮莫四座譏老我．作詩欲代錦纏頭．但愧江州白司馬．

門生栗亭尹政堂．得蒙主上爲之寫眞．仍題栗亭二大字其上．千載一遇耳目所罕．作詩以賀．

君不見韓張良．漢皇字之稱子房．君不見白樂天．唐帝畫之留集賢．不名而字固偶耳．命工而畫奚足美．

賢哉我友尹政堂稀代恩榮蒙我王金窗赭案絕點塵玉手染翰爲寫眞水深山高淸且靈妙用直恐非丹靑更題栗亭二大字鐵點銀鉤照天地粉身何報萬分一傳家誰貴金千鎰凌烟休誇歐與虞唐太宗畫忠臣於凌煙閣歐陽率更虞祕書以儒者與焉誠齋空羨范石湖范成大參政號石湖宋帝書石湖二大字以賜楊誠齋萬里作古詩嘆羨拱手嘆賞傾朝官六宮指目亦改觀樸翁驚喜出眞意眼見門生奇特事凌煙休誇歐與虞一作高與虞高謂高士廉歐在功臣圖中見長孫無忌詩

和鄭愚谷題張彥甫雲山圖

昔與姑蘇朱德潤每觀屛障燕市東鐵關山水有僧氣公儼草花無士風月山畫馬不畫骨喜作霧鬣黃金瞳獨愛息齋與松雪丹靑習俗一洗空白雲靑山張道士晩出便欲誇精工萬壑千峯在咫尺難將眼力子細窮忽驚森羅移我側安得變化游其中濯足淸溪弄明月振衣絕頂凌蒼穹

劉道權山水

瑜珥瑤環玉雪兒寄懷霞月亦云奇籧壺骨相靑雲器閱得人多子自知

月潭長老二畫

涉公降龍

神物來馴似犬羊山僧伎倆亦荒唐翻身遠逝非無意領下明珠鉢底藏

豐干伏虎

珍重於菟也解禪困來相就共安眠迴頭說向寒山子穩勝靑奴暖勝氈

送田祿生司諫按全羅道字孟畊

田郎作倅吾雞林。父老至今懷德音。拜囊懇惻叫閽辭。枕戈慷慨從軍詩。晏嬰高節凌首陽。誰貴食粟曹交長。登車攬轡志澄清。南方草木亦知名。南方近者頻年荒。捐瘠往往僵路傍。守令識字百二三。坐視弄法猶盲啘。旋驅農夫防海倭。賊刀未接先奔波。大將坐幕擁笙歌。小將汗馬輸弓戈。豪奴聯騎攘公田。官徵逋租不計年。嗚呼民生至此極。誰與吾君寬旰食。益齋也曾玷廊廟。受侮老姦幷惡少。乞身自退僅免禍。此日尋思顏可赭。田郎夙慕君子儒。豈比老我空嗫嚅。往哉問瘼公無私。馳奏得令明主知。

送朴大陽按廉戊戌年

七旬殘叟有孤孫。謫宦區區傍海村。時寶林祭酒知南原。若念書筵舊知己。丑川亭上賜溫言。

爲孫寶林呈執政己亥

拙直書生宦嶺南。理民防寇兩難堪。賜環何日來相視。乃祖年今七十三。

鄭澤堂後從軍

書生祇白粉。壯志孰如君。舊慕韓司馬。今隨霍冠軍。彩旗翻曙月。畫角撼秋雲。珍重離亭酒。休辭倒十分。

湖海照磨還江南台州甯海人

佳客來千里。幽人老一邱。仙標驚洒落。友意感綢繆。渺渺烟波路。蕭蕭草木秋。卻縣徐孺榻。空望李膺舟。

時先生年七十九。以老故。憚於賦詠。海請之勤。乃作是詩。自後不復有□述。

益齋亂藁卷第五

序

送謹齋安大夫赴尙州牧序

東南州郡。慶爲大。而尙次之。其道之號慶尙者以此也。然而奉使命者。必先取道于尙而後至慶。故風化之流行。由尙而南。靡嘗由慶而北也。至正三年春。謹齋安侯自監察大夫右文館提學。出領尙牧。薦紳之賢。游從之良。皆相慶而言曰。侯剛於中而和於外。簡於言而敏於行。剛而簡。人憚而莫犯。和而敏。人悅而易從。彼其奉使命者。昔慕其名。今觀其德。雖有甯成之虎。郅都之鷹。庶可以紓其酷。而爲桑羊筦榷之計。亦可以戢其苛矣。尙之民其殆息肩乎。既曰風化由尙而南。匪直尙之一州專受其福。抑亦慶尙一道之福也。余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富貴利達。人情之所同欲也。至若荷深知於君。負重望於人。而能攜謙知止於急流之中。求之古今。蓋千百而什一耳。故有父母垂白在堂。諉之弱弟幼妹。承其共養。奔走千里之遠。僥倖軒裳一朝之榮。世或莫之怪也。侯捷大科中朝。擅高文東國。揚歷華要。提衡棘闈。去歲挈家歸侍大夫人。行未及半塗。馳傳召還。委以風憲之權。君之所以知者不爲不深。人之所以望者不爲不重。顧乃力求外寄。以便覲省。而令昆季得以遊宦中外。其廉退之懿。孝友之篤。足以激當時而垂後世。豈止福一州化一道哉。君之知將益深。人之望將益重。由鈐閣登黃閣。繼踵金貞肅可蹺足待也。諸君曰然。於

是乎書.

送辛員外北上序

士之行斯世也.其猶舟乎.有其才爲之楫.有其命爲之順風.然後利有攸往矣.有才與命.其志之或卑.猶之楫完風利.而操舟者非其人.烏能任萬斛之重.致萬里之遠.以濟其不通乎.員外辛侯.束髮讀書.敏而好問.揚鑣翰墨之場.游刃簿書之藪.可謂有其才矣.筮仕不幾年.歷提學代言.遷密直僉議.仍爲星郎東省.可謂有其命矣.引舊故同升諸公.咨耆艾以諸庶政.正色匡君主.推誠待賓旅.可謂有其志矣.今以朝官被召.騰裝而西.笑才之奇.命之遠.志之大.將於是乎益見矣.權贊善而下二十有八家.用鄭愚谷謝宴詩分韻聯章.以美其行.屬予爲序.予執爵而前.請畢舟之說.夫江河之與溟渤.大小則殊.舟於其中者同也.檣而帆之.所以進也.纜而碇之.所以止也.又必有衣衲焉.所以備漏濡者也.王國江河也.天子之邦.溟渤也.侯之舟.由江河而溟渤之也.苟能檣其義.帆其信.纜其禮.碇其智.衣衲其敬愼廉勤.何重之不任.何遠之不致.何不通之不濟乎.昔田叔、韓安國.以梁趙之臣.立於漢廷.揚名當時.流譽後世.吾今侯焉是望矣.

送大禪師瑚公之定慧社詩序釋瑚

古之學禪之士.有三上投子.九到洞山.往返千里.不能自休.蓋欲以其所得.質諸先覺.而去挺拔楔然後已.故其勤如此也.處今之世.配古之人.足以無媿.惟吾瑚公大禪師乎.公既登僧選.騰聞叢林.卽往楓岳

精修己事時有西域指空師者岸然以菩提達磨自比國人奔走牽執弟子之禮公亦來造焉指空曰我燒一灶子便脫去我喝一聲子便卻來答曰請和尙先焉某甲提笠子相隨其徒指目以爲不遜欲加以非禮公拂袖不顧而去遂北觀京師南游江浙二廣四川甘肅雲代炎涼幾年靡所不至所見者廓然則所立者卓然矣所驗者灼然則所守者確然矣於是乎悠然而歸澹然而止向之疑者恐譏者服矣公曰疑而譏者果可謂非耶恐而服者果可謂是耶是與非在人吾不自知也上聞而益重之命往定慧之社諸學士以東坡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二句韻其字聯詩十四篇爲其行之贈公又索言於益齋居士俾題其端居士耄矣何能言乎唐文暢每從名公卿以求詠歌其志後世所傳唯韓柳二序而已司馬丞相又獨取韓之數語者以其正大也暢徒喜文辭者也公豈暢之儔乎諸學士各以詩詠歌之爲能達其志乎益齋之文爲能稱其索乎司馬丞相世固莫有也使有之益齋之文之語有所取乎否也益齋亦不自知也乃一笑而書之李某序

金書密教大藏序

佛之書入中國譯而爲經數千萬卷所謂陁羅尼者中國之所不能譯也非惟中國爲然自竺域之人亦不得聞而解之以謂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蓋其義奧其辭祕祕故不可聞奧故不可解不可解則人敬之篤不可聞則人尊之至尊之至敬之篤其感於人也必深矣靈異之跡亦宜乎多也昔之人知其若此哀而纂之成九十卷名之曰密教大藏刊行于世則茲九十卷者數千萬卷之根柢也我主上殿下萬機之

暇留神于釋典。其於密教。信之尤切。發內帑之珍。泥金以書之。奉翊大夫判內府寺事上護軍臣羅英秀實幹其事。於是以舊本校于諸經。或乙或竄而是正之。又增求其所未收得四十餘卷。舊合一百三十卷。令工書者分部而寫之。粲然如列宿之交光。衆卉之敷榮。眞法寶也。既成。因命臣齊賢爲序。臣腐儒也。其文不足以稱旨。然而竊念佛氏之道。以慈悲喜捨爲本。慈悲、人之事也。喜捨、義之事也。然則其爲書之大旨。亦可概見矣。所謂數千萬卷者。以萬乘之勢爲之非難。其書既多。其費亦廣。未免浚民以充其用。恐非佛氏之意也。今者主上殿下。不傷民財。不費民力。簡而得其要。速而致其精。可謂得佛氏之意。而功德豈易量哉。嗟歎不足。拜手稽首謹書。致和元年五月日。

書檜巖心禪師道號堂名後

書心書也。觀古搢紳君子手跡。森嚴有法度。足以想見其爲人。至若我聖祖仁王明王翰墨之妙。特其一事。規模氣象。亦非臣子所可得而髣髴者矣。主上殿下大書直指堂月潭五字。以賜檜巖心禪師。如千年直幹。斫以架屋。萬金美璧。琢之成器。與夫烏衫袖白須髮而學之者。不可同年而語。豈非天縱多能得之自然歟。心公北游燕趙。南抵湖湘。歷參尊宿。爲千巖無明長老所印。翰林歐陽承旨作偈以美之。余嘗造其室。扣以六祖壇經。其言約而盡。使人不厭聽。其蒙展待於吾君。親紆寶札。焜耀山門。蓋非幸也。至正己亥林鍾月朝侍中致仕李某識。

益齋亂藁卷第六

書

在大都上中書都堂書

至治三年正月日。高麗國都僉議使司某等衆員。謹齋沐百拜。獻書于中書宰相執事閤下。事將萌芽而逆言之。近乎狂。情有鬱結而難言之。近乎隱。如不得已。甯狂無隱。伏望閤下寬其率爾而憐察之。幸甚。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繼絕世。舉廢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矣。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封衛而忘亡。此所以九合一匡。爲五霸首也。霸者猶知務此。況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爲家者哉。竊爲小邦始祖王氏。開國已來。凡四百餘年矣。臣服盛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矣。往者歲在戊寅。有遼氏專孽。號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東入島夷。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眞、扎剌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忠憲王命趙冲、金就礪。供資糧。助器仗。擒戮狂賊。疾如破竹。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爲兄弟。萬世無忘。又於己未年。世祖皇帝班師江南。忠敬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六千餘里。迎拜于汴梁之地。（自本國至釣魚山。又回至汴梁。蓋六千餘里。）忠烈王亦躬修朝覲。未嘗小懈。故得釐降公主。世爲駙馬。而不更舊俗。以保其宗社。緊世祖皇帝詔旨是賴。當其立天下各處行省。獨於小邦不置。後因東征日本。雖有名額。不

拘常選。大德中。教閭里吉思爲耳目官。因其陳言都省。商量上奏、本國曾蒙世祖皇帝聖旨休改舊本俗。但換官名。今全都改換。不宜也者。成宗皇帝可其奏。卽令閭里吉思回來。仁宗皇帝於鼠兒年四月降聖旨。高麗田地立省的。不揀是誰休題奏者。欽此。可見列聖存恤之深意。今聞朝廷欲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若其果然。其如世祖皇帝詔旨何。其如列聖存恤之意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乂康。以復中統、至元之理。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也。況小邦累世之功如彼。列聖存恤之恩如此。今將四百餘年之業。一朝而廢絕。其他外國未有寸功於朝廷者。朝廷將何以處之。又其如中統、至元之體何。更念小邦地方不過千里。山川林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周於漕輓。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國家用度。泰山之微塵。不足有以供奉其萬一。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趨舍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非家至戶說而安之者也。又與倭民濱海相望。萬一而聞之。無奈以我爲戒而自以爲得計耶。伏望執事閣下。體累朝念功之義。記中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爲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唯三韓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社之靈。皆將感泣於冥冥間矣。伏惟均照。無任激切懇迫之至。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某等百拜。

上伯住丞相書

月日。熏沐齋戒。百拜上書于丞相執事。禹思天下有溺者。如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如己饑之。天下之溺與饑者。非禹手濟之。而稷遏其餔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爲己責而不辭哉。天之降任於大人。本欲使之

濟斯民也。苟視困窮無告者。恬不爲救。豈天之降任意耶。此所以忘胼胝之苦。躬稼穡之勤。宅九土。粒烝民。左右高舜而澤及萬世者也。設有一人焉。不幸而轉溝壑。陷濤瀨。禹稷而見之。將圖其斯須之活而已耶。吾知其必爲之計。使之不復憂饑與溺。然後其心安焉。恭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戴白之老。以爲復見中統至元之理。人之生于此時。可謂大幸矣。如是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饑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哉。往歲我老瀋王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於雷霆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同。風氣絕異。盜賊之不虞。饑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鬚盡白。辛苦之狀。言之可爲流涕。執事忍視之耶。語其親。則世皇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爰自太祖聖武皇帝草創之時。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効。其功不可忘也。雖執迷不悟。罪至罔加。原其本心。固亦無他。竄謫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改過。亦已多矣。伏望執事。既嘗力救於初。無忘終惠於後。敷奏黼聰。導宣天澤。俾還故國。以終餘年。其爲感激。豈止轉溝壑者飫美食。陷濤瀨者履坦途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爲之。日延月引。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不竟。竊爲執事惜之。

同崔松坡贈元郎中書

崔某、李某奉書再拜郎中元公足下。竊伏海濱。歆芳名。高下風。爲日久矣。思欲覩梧竹之標。聞陽秋之論。顧無紹介爲之先容。因循歲月。願莫之遂。今忽焉披露肝腎。以效於前。交淺言深。恐未足以感發尊聽。然

而弊邑於足下爲恭桑之地。雖出幽遷喬。泥蟠雲飛。家中原。仕上國。墳墓親戚。固在弊邑。於僕等所欲言者。又烏得而無情哉。今聖天子礪精圖理。大丞相才略不世出。言聽計從。廟無遺算。有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平。必振拔而安措之。然後已。實萬世一時也。而足下以端慤雄深之質。文之以禮樂詩書。高冠博帶。優游東閣。潤色伊周。而繡縫房杜。亦可謂得青雲知己。以行其道者矣。竊惟弊邑事大以來。百有餘歲。修職貢未嘗少弛。往者有遼氏畀孽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朝廷遣哈眞、扎剌帥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卻幾爲凶徒笑。我忠憲王命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猾角而滅之。兩國之帥相與約爲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弊邑盡力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而返。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羣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是覩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弊邑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世祖念其切。嘉其義。眷遇深至。天下莫及。今尙公主。以示殊恩。屢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爲美談。老臨王卽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旣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土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革船渡河。牛箱野宿。閒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麨。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或聞之。尙爲之烏邑。況其策名委質者哉。閭閻阻排雲之叫。廊廟無蟠木之容。雖含恤而憤泣。大聲而疾呼。孰聞之而孰憐之耶。此某等所以當食忘餐。已臥復起。遑遑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蓋柔遠惇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從容爲大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

日之自艾入奏冕旒導儒金雞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天子之世無復有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益著於遐邇而不忘本之義善救物之仁天下之人皆將稱頌於足下豈惟弊邑君臣銘肌鏤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惶悚惶悚不宣某等再拜

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贈謚威烈公金公行軍記

公諱就礪後改就呂雞林彥陽郡人也少以父蔭起爲正尉選補東宮衛遷中郎將領羽林不數年擢將軍鎮東北界羯貊不敢犯以功拜千牛衛大將軍康王二年癸酉巡撫塞上邊民畏而愛之高王三年丙子八月契丹入境西北面知兵馬使獨孤靖以聞書以是月十二日至王命上將軍盧元純爲中軍吳應夫爲右軍而公以攝上將軍爲後軍十三日大閱于順天館二十二日右軍軍于西普通中軍于樓橋院後軍于菰田信宿啓行初皇元太祖聖武皇帝舉兵攻金之燕都金宣宗遷于汴聖武北歸留兵戍燕燕人饗之醉而殲之有契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以其黨鵝兒乞奴爲將脅河朔之民自稱大遼收國王聖武赫怒大舉伐之二王子席卷而東請地及糧於我我不許二王子因有窺覦之心又挾私憾使鵝兒乞奴先引兵數萬渡江妻子皆以自隨由鎮戎甯朔趨阿史川我三軍至朝陽鎮中軍軍城中右軍後軍軍城外朝陽人走報賊已近三軍各選精銳禦之軍候員吳應儒、神騎將丁純祜獨所斬馘八十餘級擒而致者二十餘人得牛馬數百匹符印器仗甚衆吳應儒又引步卒三千五百遇賊于龜州直洞村斬二百級擒三十五人得牛馬戰具銀牌銅印甚衆將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驛皆公麾下也三軍遣神

騎將跡賊。遇賊。與戰于新里。斬首一百九十級。進次延州。以光裕、延壽、周氏、光世、君悌、趙雄六將守師子巖。永驎、迪夫、文備三將守楊川。九月二十五日。九將斬賊七百級。得馬騾牛牌印兵仗。不可殫記。賊不復分兵。致屯關平驛。三軍既至。皆莫敢進。右軍據西山之麓。中軍受敵于野。小退屯獨山。公拔劍策馬。與將軍奇存靖直衝賊圍。出入奮擊。賊潰。追過開平驛。賊設伏驛北。急擊中軍。公回軍擊之。賊又潰。盧公夜謂公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姑齋三日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候後便。公曰。我軍屢捷。鬬志尙銳。請乘其鋒。一戰而後議之。賊布陣墨匠之野。軍勢甚盛。盧公馳騎召公。且揚黑幟爲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不一當百。公與文備橫截賊陘。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公之長子死焉。追奔至香山南江。賊溺死者以千數。其婦子聚哭。聲如萬牛之吼。有一人棄兵自稱官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矣。婦子何知。請無庸盡殺。且無薄我。我則剋日自返矣。公使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快飮而去。俄而鵝兒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所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見賊所棄資糧器仗。狼藉於道。牛馬則或斫其腰。或刺其後。蓋使得之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清塞鎭。擒殺過當。平虜鎭都領祿進亦擊殺七十餘級。賊遂踰清塞鎭遁去。昌州分道將軍金公碩報曰。契丹後至者。自前月大入境。卽金山。金始之兵也。三軍次延州。唯留內廂自衞。其餘悉發。後軍獨遇于楊川。擒殺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公護輜重徐行。至沙現浦。賊突出沮擊。公告急於兩軍。兩軍守便宜不出。公力戰卻之。卒護輜重而至。盧公出迎西門外。賀曰。猝遇強敵。能摧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酌酒爲壽。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扣

頭曰。今者與強寇角立。而自戰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墨匠、香山、元林之役。後軍每爲先鋒。以小擊衆。使我老弱存其性命。顧無以報。但祝壽而已。公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卽用一巵與最下者亦均飮。故得其死力。及戰有功。必與諸將帥會議聯名以聞。未嘗矜其能。十月二十日。三軍夜遣卒襲賊于興郊驛。明日夜戰于洪法寺。又明日戰于州城門外。皆克。我軍入城休士。而賊夜涉淸川。至西涼。天寒。履冰渡大同。入于西海道。國家復以參知政事鄭叔瞻爲元帥。樞密院副使趙冲爲副。幷前三軍爲五軍。又遣承宣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鄭元帥逗留失律。樞密院使鄭方甫代之。丁丑二月。就拜公爲金吾衞上將軍。三月。五軍次于安州大棗灘。戰不利。賊氣得馳突。公與文備仁謙逆擊之。仁謙中流矢死。公奮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如京。忠憤之氣。猶形言色。聞者壯之。五月。以上將軍崔元世將中軍。以公將前軍。大將軍任甫將新定五領。號加發兵。遣詣忠州。公瘡未合。力疾受命。七月。至黃驪縣法泉寺之南川上。五軍爭舟。公退。須諸軍畢濟。然後乘舟。忠州城壞於水。木石崩蕩。公舟爲巨石所輾。柂櫓俱脫。板漏水涌。同載者三百餘人。面若死灰。公堅坐不移。神色自若。俄而有三人乘桄截流相救。舟人連斷繩擲之。三人者牽以登岸。問之。原州村居人奴也。與其尤壯者偕行。再宿。會本軍于法泉寺。移次禿岾。崔公曰。明日之路有二歧。吾行如何則可。公曰。分軍犄角。不亦可乎。崔公從之。會于麥谷。與賊戰。斬獲三百餘級。迫于堤州之川。流尸蔽川而下。搜山谷。得老弱男女。送于忠州。牛馬與獲者至朴達峴。崔公曰。嶺上非大軍所止。欲退屯山下。公曰。用兵之術。雖先人和。地利尤不可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其下。猿猱之捷。亦不得過。況於人乎。

乃與加發兵登嶺而宿。賛明。賊果進大軍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公使將軍申德威、李克仁當左。崔俊文、周公扃當右。公從中鼓之。士皆殊死鬬。三軍望之。亦大呼爭登。賊大奔。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溟州。戰于櫪嶺。于大峴。于丘山驛。于登臺壤。于惡坂。于登州之東壤。凡六戰。賊莫能枝梧。奔還女眞地。九月。公承中軍牒。移兵定州。使覘賊返曰。賊在咸州。與我比境。犬雞之聲相聞。公築鹿角垣三周其隍。留克仁、純祐、德威、朴戩等四將守之。移據與元鎭。十月。賊得女眞兵復振。長驅而來。公回軍遇於豫州之桂川。交綏而退。忽遘疾未瘳。將佐請歸就醫藥。公曰。甯爲邊城鬼。豈可與疾求安於家乎。疾甚。水漿不入口。目視不辨人物。有敕歸京里疾。兵馬錄事洪昌衍、將軍李中立等扃輿公至京。累月乃瘳。於是賊破數十城。如陷無人之境。是月二十九日。所留兵與賊戰于渭州。敗績。李陽升死之。戊寅七月。以守司空趙冲爲元帥。公爲兵馬使。借上將軍鄭通寶爲前軍。吳壽祺爲左軍。申宣胃爲右軍。李霖爲後軍。李迪儒爲知兵馬使。九月六日。元帥袍笏承命。出具戎服。再見大觀殿。受鉞。道長湍。指洞州。遇賊東谷檎。其毛克官女眞名高延、千戶阿老。次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尙道按察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金季鳳擊之。以迎李勣之兵。既而賊從大道俱指中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二軍望風而北。李敦守等與李勣來會。錄事申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又要之。將軍朴義鄰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剌逃歸。賊魁亦欲引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城。十二月。皇元哈眞、扎剌兩元帥其兵一萬。與東眞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指江東城。會天大雪。餉道不繼。賊堅壁以疲之。哈

眞患之。使者十二人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請兵與糧。且言帝命破賊之後。約爲兄弟。我元帥以聞。王許之。遣金良鏡晉錫押卒一千以赴。哈眞屢責添兵。諸將皆憚於行。公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彼意。後悔何及。趙公曰。是吾意也。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遣。公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雖不材。請爲公一行。趙公曰。軍中之事。徒倚公重。公去可乎。己卯二月。公與知兵馬使韓光衍領十將軍兵。及神騎大角內廂精卒往焉。哈眞使通事趙仲祥語公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禮萬奴皇帝。萬奴者。蓋東眞之主也。公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邪。於是只拜聖武。不拜萬奴。公身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其腹。每盛服。必使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帶。及是。哈眞見狀貌。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年幾何。公曰。近六十矣。哈眞曰。我未五十。既爲一家。君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公東向坐。明日又詣其營。哈眞曰。吾嘗征伐六國。所閱貴人多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歟。吾重兄之故。視麾下士卒亦如一家。臨別。執手出門。扶腋上馬數日。趙公亦至。哈眞問元帥年與兄孰長。公曰。長於我矣。乃引趙公坐上座。曰。吾欲一言。恐爲非禮。然於親情不宜自外。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公曰。是誠吾等所望。但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樂。蒙古之俗。好以銛刀刺肉。賓主相嗢。往復不容瞥。我軍士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公與趙公跪起承迎。甚熟。哈眞等極懽。約詰朝會江東城下。去城三百步而止。哈眞自城南門至東南門。鑿地廣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東門以北。委於公。皆令鑿隍以防逃逸。是月十四日。賊勢窘。開城門出降。王子自縊。其僞丞相以下皆斬之。哈眞曰。我等來自萬里。與貴國合力破賊。千載之幸也。禮合往拜國王。吾軍頗衆。難

於遠行。但遣使陳謝。二十日。哈眞與扎剌請趙元帥及公同盟。曰兩國永爲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我設犒師之宴。哈眞以婦女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爲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元帥及公各九人。駿馬各九匹。元帥送哈眞至義州。公與扎剌至朝陽。會有西京齋祭使之命。吳壽祺代公送之。九月。義州郎將多知。別將韓珣殺守將。連諸城以叛。樞密院使李克修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公將右軍討之。庚辰正月。以公爲樞密院副使。代克修將中軍。多知等請兵於遼陽。温知罕。温知罕誘斬二人。傳首于我。三軍請理諸城從逆之罪。公曰。書云。殲厥渠魁。脅從同理。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矣。況因丹寇。關東爲虛。今又縱兵于此。自殘藩籬可乎。唯誅多知韓珣之黨。餘一不問。丹之漏網者。竄伏甯遠山中。時出鈔盜爲民患。而義州人昌名與秀甫公理又謀叛。公遣李景純、李文彦討甯遠之賊。文備崔珙討昌名。昌名時攻鐵州。官軍至。賊黨瓦解。遂斬昌名、秀甫公理。而景純文彦亦破賊于甯遠城北境以安。五月。凱以班師。其後公卒相高王。位冢宰八年。功德載諸信史。此但記五年行軍之事而已。

論曰。國家之德未衰。而禍亂之萌或作。必有魁傑才智之臣。得君委用。宏濟時艱。蓋社稷之靈。有以陰相之也。自我太祖啓宇。至于高王三百有餘年矣。崔氏父子。繼世秉政。內擁堅甲。以專威福。而謀深者必不用外委羸兵。以責攻戰。而功高者多見疑。當斯之時。欲以有爲。其亦難矣。爾乃金宗訔籙。遼孽搆禍。窺我土疆。圖爲巢穴。遠鬬窮寇。鋒不可當。聖元龍興。萬里遣將。壓境徵師。諭以討賊順之則莫委其情。逆之則必生他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乃能左提右挈。遠交近攻。定宗盟於經綸之始。安邦基於呼

吸之間豈非魁傑才智之臣而社稷之靈有以陰相者歟觀其絕甘分少能得死力令行禁止莫犯秋毫可謂有古名將之風矣開平之戰我乃再救中軍沙峴之役盧公則不相助訖無一言而生嫌隙不伐其勞歸功於衆是則大人君子之用心已至於先詣哈眞固與國之心不拜萬奴明尊王之義多知韓珣既授首矣斂兵而止以安邊民遠謀大節尤可尙已史氏稱其忠義太常諡以威烈不亦宜哉

記

重修開國律寺記

恭惟我太祖既一三韓有利家邦事無不舉謂釋氏可以贊理道化暴逆不氓其徒俾闡其教凡立塔廟必相夫山川陰陽逆順之勢要有以損益壓勝者然後爲之非如梁氏畏慕罪福求媚于佛也都城東南隅其門曰保定其路自楊廣全羅慶尙江陵四道而來都城者與夫都城之之四道者憧憧然罔晝夜不息也有川焉城中之水澗溪溝澮近遠細大咸會而東每夏秋之交雨潦既集則崩奔汪濊若三軍之行吁可畏也有山焉根乎鵲峯邐迤而來若頫而起若驚而止猶龍虎之變動而氣勢之雄也世號斯地爲三鉗豈以是哉淸泰十八年太祖用術家之言作寺其間以處方袍之學律乘者名之曰開國寺時征役甫定萬事草創募卒伍爲工徒破戈楯充結構所以示偃兵息民之意也火于壬辰莫爲重新僧寮佛宇無以風雨戒壇墟矣講肆蕪矣日月以損幾至於無矣然而物不可以恆瘁得時而榮道不可以終否待人而興故我南山宗師木軒丘公以辨才義解賜號定慧妙圓慈行大師惟振起頹綱是任一日集衆而

告曰。吾儕寓跡王土。不桑不稼。衣足以禦寒暑。食足以度朝暮。吾君之賜。吾相之施。亦已至矣。今國家非曩日之比。必欲使例舊修吾廬難矣。且夫藩缺而責補於鄰。非義也。田莠而望耘於人。非智也。衆聞而喻其□□□從曳牒宗門諸刹。科徵役徒。夷窓崇剔。蕩翳繩墨曲直。筵几寬狹。棟而桷之。塗而牖之。峙峻殿于上方。引脩廡于兩傍。樓兩廡之端而軒焉。廊兩樓之閒而門焉。其西則學徒之舍。監師之堂。曰廚曰庫。各有攸位。約而周。儉而固。酌既往。計可久。增損而適宜者也。自至理癸亥迄泰定乙丑三秋而畢功。作慶會以落厥成。見聞者莫不嘆賞焉。於是其徒之老。圖所以不朽。踵余門求記甚勤。余惟近世浮圖之流。有所經爲。必假勢於權豪之家。毒民病國。徒務侈成。而不知種禍爲斂怨也。木軒大師則不然。言發于誠。衆樂爲用。不糜國秋毫之財。不籍民食頃之力。其所樹立如是。是可書也。而茲寺之始創。太祖蓋欲以利家邦。非如梁氏之爲者。亦不可使來者不察。故粗敍梗概云。若夫律乘之爲道。其抑非趣善。猶高舜之政而有咎繇之刑。期于無刑而已。微辭奧義。則余未嘗學。不敢強爲言。泰定三年丙寅九月日東菴後人李某記。

重修乾洞禪寺記

慶原在楊廣道。爲邑最僻。然而自侍中章和公而下。名公碩儒貴戚之卿多產焉。蓋其地綿絡山川。控引滄海。勢之所鍾者奇。而氣之所發者秀也。去邑西北五里而近。有山隆然起。呀然開。中有故佛寺基。土人相傳號乾洞。實一邑奇秀之尤者也。侍衞護軍河氏名元瑞。本邑之士族。早年給事宮掖。見稱謹愿。嘗遊

獵抵此頹垣破礎蕪沒灌莽見之慨然以起廢自矢時大德甲辰歲也迨今積二十餘年之久竭囊褚之畜節衣食之資以充其費伐材于林攻石于山篔礫揭土身先工徒少不如意雖作必改于再于三略無懈容丹楹藻棁宏且麗者所以居佛也洞房燠室窈而廊者所以處僧也崇其堂廣其廡挹絕嶠於軒窗俯洪濤於庭戶繚以層墉列以青松登降旋視左右具宜而鍾魚鉢螺唄詠之用靡不精鎡釜鼎鐺飲食之具靡不完牀几茵簟坐臥之設靡不周又捨臧獲以足使令舉是而言可謂無遺算矣至如鑱巖石寒泉食汲引之勞省墾斥鹵良田收供養之需給是則神物若有感其誠而陰來相者今年十月西域指空禪師將如華山過而閱之大稱嘆以爲稀有及還與其徒千數百指困留焉客有問益齋曰昔梁蕭氏據萬乘之勢窮四海之力造塔立廟不可勝數計其功德豈特百倍河氏一寺而已哉而達磨譏之今指空之於河氏稱嘆之此其故何也答曰事有勢同而理別者非胷中有權度莫能辨之古之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焉以爲非己有也苟取諸非己有者而爲之功德不若不爲之爲功德也吾觀河氏其致力也盡己而不借人其用心也利物而不爲我則拳石□□功高須彌縷烟寸燭利博恆沙是其勢同而理別者耶至若指空達磨同別處待子具一隻眼卻向汝道有元泰定四年十二日記

白華禪院政堂樓記

默菴坦師作精舍于龍宮郡之天德山有二樓西曰觀空其徒之老號雲叟者記之東曰政堂以政堂韓宰相嘗南遊登其上故名之政堂之歸師屬以索文於予爲樓之榮已而師繼至予相見問焉曰菩提達

磨以造塔起寺爲有爲之福而獨照常知爲眞功德雖以天子之尊不見容而不恤也師師達磨顧乃勞心土木以壯室室托名達官以侈游觀其亦有說乎師曰今夫有人將適千里息而莫有率之半塗而不進昧而莫有道之由徑而不達吾觀舉今世吾徒所以學道得古人糟粕之餘居然自肆醺酣聲利不幾乎半塗之怠者歟或凍餒山林剋志修悟款啓聽瑩靡所取正不幾乎由逕之昧者歟吾爲是發憤結社庶幾糾合吾徒捨聲利之醺酣免山林之凍餒率其怠道其昧則於吾師所謂獨照常知之理必有默契而懸解者焉吾將以大吾師之道也非敢爲有爲之福也若夫暉老之於裴相國滿公之於白少傅唱酬問答叢林傳爲盛事曷嘗避嫌於達官哉吾樓之名得自韓公世有古今其致一也余既聞而謝之書其語爲記其山川之勝面勢之宜經始落成之歲月雲叟言之此不復云

雲錦樓記

山川登臨之勝不必皆在僻遠之方王者之所都萬衆之所會固未嘗無山川也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雖使衡廬湖湘列于跬步俯仰之內將邂逅而莫之知有也何者逐鹿而不見山攫金而不見人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心有所專而目不暇他及也其好事而有力者踰關津卜田里規規於丘壑之遊自以爲高康樂之開道小民之所驚許汜之問舍豪士之所諱又不若不爲之爲高也京城之南有池可方百畝環而居者閭閻煙火之舍鱗錯而櫛比負戴騎步道其傍而往來者絡繹而後先豈知有幽奇閑廣之境洒在其間耶後至元丁丑夏荷花盛開元福君權侯見而愛之直池之東購地起樓倍尋以爲崇參丈以

爲袤。不礎而楹。取不朽。不瓦而茨。取不漏。桷不斲不豐而不撓。堊不牆不華而不陋。大約如是而一池之荷盡包而有之。於是請其大人吉昌公與兄弟姻婭觴于其上。怡怡愉愉。竟日忘歸。子有能大書者。使之書雲錦二字。揭爲樓名。余試往觀之。紅香綠影。浩無畔岸。狼藉風露。搖曳烟波。可謂名不虛得者矣。不啻惟是。龍山諸峯攢青抹綠。幅輳簷下。晦明朝夕。每各異狀。而嚮之閭閻烟火之舍。其面勢曲折。可坐而數。負戴騎步之往來者、馳者、休者、顧者、招者、遇朋儔而立語者、值尊長而趨拜者、亦皆莫能遁形。而望之可樂也。在彼則徒見有池。不知有樓。又安知樓之有人。信乎登臨之勝。不必在僻遠。而朝市之心目邇近而莫之知有也。抑亦天作地藏。不輕示於人耶。侯腰萬戶之符。席外戚之勢。齒不及古人強仕之年。宜於富貴利祿寢酣而夢醉。乃能樂乎仁智之所樂。不見鰥于民。不見諱于士。而奄有幽奇閑廣之境。於市朝心目之所不及。樂其親以及於賓。樂其身以及於人。是可尚也已。益齋居士某記。

妙蓮寺石池竈記

三藏順菴法師奉天子之詔。祝釐于楓岳之佛祠。因游寒松之亭。其上有石池竈焉。訊之士人。蓋昔人所以供茗飲者。而不知作於何代。師自念曰。幼時嘗於妙蓮寺見二石草中。想其形製。豈此物耶。及歸。物色而求。果得之。其一方刳之如斗。爲圓其中如臼。所以貯泉水也。下有竅如口。啓以洩其渾。塞以畜其清也。其一則有二凹圓者。所以盛火。椿者所以滌器。亦爲竅差大。以通凹之圓者。所以來風也。合而名之。所謂石池竈也。於是命十夫轉置之宇下。邀賓客列坐其次。挹白雪之泉。煮黃金之芽。因謂益齋曰。昔崔靖安

公嘗爲雙明耆老會。其地於今寺之北岡。去寺數百步而近。此其當時物歟。牧菴無畏國師住錫茲寺。有若三菴日嘗往來。一經題品。價必三倍。迺爲榛穢所掩沒。自雙明迨今。幾二百年。始爲吾一出而效用於前。請爲記以慰其不遇。而慶余之能得也。竊爲雙明之會有李學士眉叟。凡一草木之微。苟可以資談笑。皆載之詩文。今考其集中。未見一語及此。何耶。其後亦未聞好事如崔太尉兄弟者來家于此。石之爲池竈。其在於雙明之前而與夫寒松亭者。未知孰爲先後也。蓋其晦而不遇也久矣。豈獨于三菴。其于眉叟亦未之遇也。然而晦於幾三百年之前而現於一朝。雖眉叟三菴之未遇。而有師之遇。若有所謂數者存乎其間。物之與人。常相爲其名焉。柯之笛。豐之劍。待邕、煥而著稱。固也。二子之鑑識爲千載所服膺。亦以夫二物也。師伐冰華胄也。雖圓其顱而素富貴者也。今爲天子之使。一國之主敬愛之如師友。顧乃與騷人墨客。逍遙乎風月之場。其襟度可見矣。將使後之不及見者。聞其名而知其心之二石也。豈亦邕、煥之笛劍歟。至元三年丁丑秋夕益齋李某記。

碑

妙蓮寺重興碑

京城之鎮曰崧。宋徐兢高麗圖經以崧岳爲崧山。其東崗南迤。歧而西折。微伏而豐起。又分而南爲三峴。遠而望之。若龍蟠焉。近而視之。若鳳峙焉。據龍之腹。附鳳之膺。有佛者之宮。曰妙蓮寺。我忠烈王與齊國大長公主。尊信佛氏。謂入佛之道。法華經最邃。暢經之義。天台疏悉備。卜勝地。立精舍。繙經以求其道。講疏以叶其義。將

以祝釐於天子。邀福於宗祐者也。堂構于至元二十年之秋。明年之夏而落成。開山者師子菴老宿洪恕。實惟其人。洎圓慧國師主盟結社。而恕又副之。三傳而至無畏國師。學者益臻。自忠烈王既嘗重席於圓慧。攝齋於無畏。而忠宣王尤重其禮。凡所以光護院門禪教。刹刹莫敢望焉。前乎無畏者曰禧曰因。後乎無畏者曰芬曰璉曰泓曰焰曰如。及今堂頭曰吉。皆釋林之選。相繼而維持。鍾魚香火。無替于始。而棟宇之撓傾。蓋瓦級甎之腐且缺。蓋歷六十年之久。勢之必至者也。順菴旋公圓慧之嫡嗣。無畏之猶子。天子錫號三藏。命住燕都之大延聖寺。後至元丙子。降香東歸。從容言於忠肅王曰。妙蓮之爲寺。忠烈、忠宣之祇園也。其眞容故在。殿下嘗而新之。奉先之孝。孰此爲大。王聞而有感。遂捨金銀寶器數百萬。歸諸常住。其徒莫不相勸。或恭以謀。或奮其力。維寢維堂。維廚維廊。撓者繕。傾者立。腐者易。缺者補。侈像設之儀。贍齋廚之費。益樹青松。繚以崇墉。旋公善大字。乃金書佛殿額。揭之簷間。光爭日星。則又莫不相慶。以爲能事畢矣。宜刻石示後。合辭請於朝。王命臣某爲文。竊惟創之之難。不如守之之難。守之之難。又不如興復之爲難也。茲寺也。忠宣宏忠烈之願。而忠肅修之。無畏襲圓慧之跡。而旋公起之。詩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其在茲乎。彼國若家子若孫。能無忘祖考之業。弊將修之。踣將起之。亦如茲寺之爲。雖至百世而不隕。可也。顧不休哉。某幼從先東菴進退於無畏之門。旋公又辱與之遊。況吾君有命。曷敢以鄙拙辭。其銘曰。

五竺之邦。維聖斯作。思濟生靈。應病而藥。未宣妙法。顯實于權。靈山一會。開卷儼然。彼鬱者阿。有侐精舍。

兩致德人載揚慈化道無通塞器有成虧匪賢且智疇克完之允也順菴一言感王逸志先王賜金祕府乃營乃葺美哉煥輪溪山雲月雖舊惟新飫以醍醐熏以簷蔔福我皇元爰及宗國

益齋亂藁卷第七

碑銘

有元高麗國淸平山文殊寺施藏經碑

泰定四年三月庚子。僉議政丞臣恰等。令中謁者復于王曰。天子之近臣司徒剛塔里中、政院使忽篤帖木兒受命天子之后。仟來以僧性證、寺人允堅等所進佛書一藏。歸諸淸平山文殊寺。施緡錢萬。令取其息。爲皇太子、皇子祈福。各取其誕辰飯僧閱經。歲以爲凡。且曰。樹碑以示永久。臣等竊惟佛法入中國。隨世興替。且千餘歲。皇朝謂其道無爲爲宗。有契于聖理。廣度爲心。有補于仁政。尊信之尤篤。今旣以傳車輸其書數千里。窮山之中。又立食本以贍其徒。斯乃佛者之幸也。名山福地。在天下不爲少。不鄙弊邑。爰置祝釐之所。斯則非惟佛者之幸。亦弊邑之幸也。將大書特書。誇耀無極。況中宮有旨。敢不祇承。請付執筆者以記。於是以命臣某。其銘曰。

於皇有元。旣世以仁。陽春時雨。亭毒九垠。乃眷金仙。無爲爲教。用其土苴。利生禁暴。是崇是敬。厚復其徒。不徭不賦。顓習其書。其書千函。浩若烟海。妙析毫釐。廣包覆載。律繇戒立。論自定與。維經之演。維慧之明。路彼玁軒。卓乎羊鹿。載熏其香。一林薝蔔。俶裒于竺。曰葉與難。俶播于震。曰騰與蘭。梁取其秘。我嚮維穀。訾石者唐。我剖維玉。伊澄伊堅。服異心同。旣成法寶。以奏爾功。天后爾嘉。載謀之地。曰維三韓。樂善敦義。

維時維王我出我甥祝釐報上允也其誠于國之東之山之寺毋憚阻脩置郵往施發緡內帑俾轉食輸可繼以守諴王曁臣王拜稽首天子萬歲天后是偕本支百世鯷岑石爛鰈海塵飛維功德聚不騫不墮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堂碑

至正五年五月乙未左副代言中正大夫臣仁復傳王命于藝文春秋館若曰故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臣祜宦于上國甚見寵任而能盡忠我有家今雖云亡予惟念之在懷其令領館事臣某記其行實于碑用勸來者臣謹按方氏世爲慶尙道吳城縣士族其曾王父佑賢贈河南侯王父亮贈河南郡公父得世任榮祿大夫柱國封義國公母金氏贈義國太夫人妻李氏密直司使光時之女封義國夫人皆以平章故加恩也平章小字小公忠烈王時給事宮中改名臣祜齊國大長公主性嚴明左右有過毫髮不貸獨以謹愼日見親信至元二十六年隨公主入朝因謁東宮裕聖皇后一見留之賜名忙古台成宗尊裕聖爲皇太后特授奉政大夫掌謁丞尋加通奉大夫泉府大卿武宗朝事壽元皇太后于興聖宮改將作院使進階正奉大夫兼掌謁卿帝曰忙古台宣力宮省年且勞矣嘉其功皇太后曰忙古台自先太后時至今吾見其益勤而未見其少懈也進階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依前將作院使掌謁卿又曰高麗人善楷字孰能往使金書藏教以來非忙古台不可經成輦至京師則曰吾固知忙古台敏而能敬可屬大事泰定皇后遇之益厚晉邸老瓘或毀之后曰忙古台逮事裕聖門習法度非汝曹所及特授太子詹事改徽政院使文宗天歷二年加光祿大夫儲慶司使事七朝二太后參掌機密獻納謀謨無不稱旨累賜貂裘

珠衣帽金玉七寶腰帶。江南腴田四千畝。黃白金寶鈔不可勝計。三年乞退東歸。修禪興寺。極其壯麗。日往來以致華封之祝。閒召姻戚故人園碁鳴琴。蓋優游者十餘年。今上皇帝至正壬午夏。召還朝。年七十六。精力不衰。上異之。賜金龍繡衣寶鈔萬貫。明年九月。遘微疾。庚寅卒于第。特賜賵錢。以禮歸葬。墳在禪興寺後岡。卽其寺中爲祠宇。哀榮終始。可謂無憾矣。盡其忠于我者。則至大閒遼陽洪重喜訴忠宣王鑽甲事。大臣求與王廷辨。平章入侍。與聖宮色有不豫。太后問其故。跪曰。重喜高麗逋民也。顧今與王爲兩造。耶且王性剛。必不能堪其辱。臣恐不復見故主。以此內憂耳。因泣下沾襟。太后感悟。言之帝。卽日斥去重喜。皇慶初。朔方藩王八驢迷思率衆自歸。朝議將處之鴨綠之東。平章奏曰。高麗地俠多山。無所田牧。北俗居之必不樂。徒受東民驚動。或不能按堵耳。仁宗然其言而止。祿守耶律希逸爲征東省官。旣受命矣。平章白與聖宮。以爲高麗樹功帝室。非一世矣。衣冠典禮。不改其舊。惟世皇詔旨是賴。今遣祿守等。無乃非世皇意乎。於是有旨留祿守等勿遣。倒剌沙之爲左相也。主立省之議甚力。平章白中宮。諭輔臣如前意。倒剌沙議詘。事遂寢。由是忠宣、忠肅兩王皆禮貌之。爵上洛府院君。階三重大匡。號推忠敦信翼亮功臣。今嗣王又命銘其功德。垂耀無極。所以褒崇之者亦至矣。竊惟國家世承皇朝釐降之恩。王宮侍從寅緣通籍于闕庭。固不爲少。而能以忠信保其寵祿者幾希。況能導宣德澤。以利父母之邦乎。若平章者。其可尙也已。是爲銘。銘曰。

大微宮庭。曄彼四星。皇位之側。其一。顯允方公。迪簡海東。入奉壺則。其二。旣敏以明。亦敬以誠。乃宣乃力。其三。乃

心恭桑拳拳不忘扶我宗國。其四。於粲禪坊。有貌在堂。時事無忒。其五。有圭者碑。式鐫銘詩。後者矜式。其六。

大都南城興福寺碣

佛教之因果。脩善獲報。猶溉根食實。用能誘掖羣迷。以就功德。京師南城之又南。有寺曰興福。去城市不遠。蕭然有邱壑趣。檀施者日來。而釋子可以取養而修眞也。日高麗僧元湛。購地五畝。與其徒崇安、法雲等。肇基而堂之。有長城郡夫人任氏。亦高麗人。自世祖皇帝時。遇知於椒闈。賞賚甚厚。常思有以祝釐報上者。莫爲之計。聞是舉也。喜出楮幣若干緡。以贍土木經營之費。入腴田五十畝。以充晨昏供養之需。鳩工庀材。上棟下宇。經始于皇慶二年秋。落成於延祐四年春。雲楣之崇。房櫳之潔。於粲齋廚。有嚴像設。若有相之能事畢矣。仍約世以高麗衲子主盟熏席。蓋爲其能精於戒律也。噫。湛安及雲。暨任夫人。去鄉國數千里。不期而萃。作爲勝事。力省而功備。茲非宿因之所致乎。自時以往。上以奉福朝廷。下以霑利生靈。天宮既見身子之繩。大風不熾貧女之燈。果報之說。其亦有徵哉。予固東人。而與湛輩遊。敢辭文其語。以詮來者。

海東曹溪山修禪社第十世別傳宗主重續祖燈妙明尊者贈諡慧鑒國師碑銘 并序

粤若大浮圖出處語默。皆非苟也。出處係乎時。語默存乎機。所以發明其道。以覺後覺者也。故慧鑒國師其若時者乎。諱茁恆。俗姓朴氏。考進士諱景升。熊津郡人也。師以儒家子爲僧。幼穎悟。能自強於學。長益不怠。赴九山選。中魁科。弗衣往楓岳。夏滿移栖智異山。饑不重味。寒不襲裘。腸不至席者累稔。跡晦而名

彰忠烈王命住三藏社。其師曹溪圓悟和尙亦諭之。乃往。後歷主朗月、雲興、禪源等社。凡經指授。若瞶而聆若酲而醒。弟子至七百。士大夫摳衣入社者。不可勝計。中吳異蒙山見其文偈。歎賞不已。賡和十數。仍貽書致古潭之號。皇慶癸丑。太尉王謙居永安宮。安車卑辭。邀至京城。時方聚禪教名流。日以次講論。師至。棒喝風生。辯若懸河。王喜甚。行同輿。手捧饌。加法號別傳宗主重續祖燈妙明尊者。袈裟衣裙帽襪。先銀幣五十鎰以贐。師還山。悉以付常住。不歸於私。延祐己未七月。遘疾。將移棲遍告山前一夕。南峯大木自仆。赤梈亘山谷。至八月十八日。剃浴更衣。修遺書。自占葬地。夜女。喚侍者擊鼓。披袈裟。據禪牀。聲喝告別。其略曰。廓清五蘊。眞照無窮。死生出沒。月轉空中。吾今下脚。誰辨元蹤。告爾弟子。莫謾捫空。禪者是耶。問以去住之意。則有何處不相逢。渡河不用筏等語。拍膝叉手。含笑而化。閣維塔于寺之艮岡。壽七十一。臘五十八。訃聞。王心惻悼。贈諡慧鑒國師。塔曰廣照之塔。初母鄭氏。夢天降翠幕。有童子肌肉如冰玉。就視之。遂合掌躍入鄭氏懷。及寤。如納斗大石胞中。砭藥之不效。以己酉八月六日誕師。因名幕兒。洎示寂。帶方郡民名白太者。夢師登翠幕天去。怪而明日奔至寺。師已逝。銘曰。

師之德。溫而直。淵而塞。師之學。博以約。精以確。海印其心。獅子其音。曹溪其任。挺普照之鑰。振圓悟之鐸。斲蒙異之堊。道之所存。王者屈尊。重幣華軒。賁于山門。釋子旁午。湊我法乳。法乳斯普。萬彙時雨。匪晦而隱。害富其攴。匪作而奮。疇究其蘊。既善諸身。克利于人。刻銘貞珉。焜燿千春。

有元高麗國曹溪宗慈氏山瑩源寺寶鑒國師碑銘 并序

近世有大比邱推明佛祖之道以開來學曰普覺國尊其徒蓋數百十人而能鑽堅挹深妙契啐啄者惟寶鑒國師爲然國師諱混邱字邱乙舊名淸玢俗姓金氏考贈僉議評理諱宏富淸風郡人也妣黃驪閔氏女禱于福靈寺觀音像以忠憲王二十七年辛亥七月二十七日誕焉幼與羣兒戲聚丸石爲塔廟休則面壁若有思念形貌端嚴性又慈祥故親戚目爲小彌陁十歲投無爲寺禪師天鏡祝髮以九山選首登上上科棄去從普覺學自詭非暗闇奧不止始普覺夢一僧來自謂五祖演詰朝師往謁心獨怪之及是嘆其敏而勤語衆曰吾夢有徵矣泊嗣席開堂其帥衆規繩講若晝一而雍容閑雅過之宗烈王賜伽梨法服累下批至大禪師德陵卽政特授兩街都僧統加大師子王法寶藏海國一之號皇慶癸丑德陵謝位處永安宮屢遣中使輿而致之從容談道或至日暮於是諗國王以祖宗舊例册命師爲悟佛心宗解行圓滿鑒智王師兩王同摳衣請益前古未有既數年乞退甚懇評之因命住瑩源寺寺本禪院元貞中爲智者宗所有以師故始復其舊焉至至理二年冬十月感疾移錫于松林寺修遺書封印付侍者越三十日盥浴說法別衆其略曰荊棘林中下腳干戈叢裏藏身今日路頭果在何處白雲斷處是靑山行人更在靑山外既乃還方丈據牀而逝師沈厚寡言學無不窺爲詩文富贍有語錄兩卷歌頌雜著二卷新編水陸儀文二卷重編指頌事苑三十卷行叢林間中吳蒙山異禪師嘗作無極說附海舶以寄之師默領其意自號無極老人報年七十三僧夏六十三王聞訃追悼贈諡寶鑒國師塔曰妙應仍命臣某書其德行于碑臣聞佛氏喜言福智修己而物應者也缺一於二不足以自立嘗能信於人乎師凡七增秩

六錫號。九歷名藍。再住內院。爲一國釋林之首。受兩王函丈之禮。人無異論。咸謂之宜。非所謂福智二嚴者。疇克如是哉。其撰詞刻石傳示後世。臣可以無愧矣。銘曰。

夐彼心宗。逾海而東。厥派爲九。道義其守。繩繩仍昆。代有哲人。守正矯失。雲門之一。博學篤行。麟角之明。顯允鑒智。侯其嫡嗣。淵乎其懷。卓乎其才。爰踵其諱。惠王于禰于祖。既主宗盟。諸方盡傾。旁涉書史。研精究理。奮筆爲文。秋濤春雲。王于體貌。寵以嘉號。匪惟寵之。北面以師。釋木慶賴。師不自大。掛錫雲山。陰福區寰。慧昇忽匿。王心是惻。俾臣作銘。揚芬億齡。匪學斯悖。匪思斯職。有緇其衣。勗哉我希。

王順妃許氏墓誌銘

維皇元後至元元年歲在乙亥。月日。高麗國王順妃薨。春秋六十五。姓許氏。孔巖郡人也。曾祖諱京。皇檢校尙書、右僕射、行禮賓少卿。知制誥。祖諱遂。皇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禮部尙書、翰林直學士承旨、考諱珙。皇匡靖大夫、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典理司事、世子師、贈謚文敬公。配饗忠烈廟。莫不才高視草。擅手筆於摛華。任重調梅。煥腰章於累葉。而文敬克勤克儉。不吝不驕。溫溫惟德之基。蹇蹇匪躬之故。積善有慶。不亦宜乎。妃英精毓姿。麗質方娥。橫月玉簫。感秦樓之鳴鳳。映波羅襪。步洛浦之游龍。至大己酉。册爲王順妃。無言成桃李之蹊。有信奉蘋蘩之祀。綠衣之諷。不與於時。彤管之書。足信于世。有男三人。女四人。長曰順正君璹。本朝錫爵稱府院大君。天子疏恩。拜翰林學士。次曰雙峯長老慈覺。脫身紈綺。抗志烟霞。被法匠之推尊。號禪師而加大。次曰懷仁君。損習狄鞮之語。參虎衛之行。例冢分茅。

何止說三韓公族。名揚剖竹。久已爲兩浙州官。女長曰永福翁主。適襄陽君金臺彥。次曰延禧翁主。適中書左承吉反。懿妻知敬仲之賢。苗氏見韋郎之孝。以今況古。亦無愧矣。次則伯顏忽篤皇后也。道太眞以霓裳琴瑟之和已洽。貯阿嬌於金屋。翟褕之寵俄崇。妃由是芝綸得賜於華冠。簟茀親朝於藥闥。累內帑之珍錫。奉璽命以榮歸。開紺宇之檀筵。寫琅函之貝典。祝釐報上。可謂至矣。次曰慶甯翁主。適慶陽君盧頊。愛鍾於季。邯無九十之儀。配得其賢。罔有二三之德。今則懷仁去水陸萬里。想猶阻於訃音。皇后處雲霄九重。義莫臨於哭位。順正雙峯。永福延禧。並先晞於薤露。嗟永負於棘風。故於妃之喪。自斂及葬。唯慶甯翁主與慶陽君獨得以盡心焉。屬纊而哀動城崩。蓋棺而淚傾河注。以明年丙子二月壬寅。窆于德水縣甑山之原。禮也。且徵銘筆。用勒幽銘。豈比蜀王枉殉佳人之鏡。惟慚漢客曾題幼婦之碑。銘曰。

於赫許宗。興自國初。世濟其美。史不絕書。文敬謙謙。敦儉愼德。天胙陰功。猶播有穡。儲祥夢虺。有女之英。芙蕖讓麗。蘭茝羞馨。既沐銀潢。載繁玉葉。寵溢門閭。光增譜牒。不甯一宗。邦人仰之。不甯一邦。天子賞之。年踰耳順。終始哀榮。青烏上兆。方相啓行。鬱彼佳城。臨平之阜。邦君之妃。皇后之母。

推誠亮節功臣重大匡光陽君崔公墓誌銘 幷序

完山崔氏自禮部郎中鈞。死節西東一作。賊爲名家。其子甫淳。相高王。諡文定。文定生奉御允脩。奉御生學士侹。學士生贊成事毗一。娶司宰卿辛洪成之女生公。公五易名阜、瑞、琇、實。最後名誠之。字純夫。號松坡。未弱冠以進士及至元甲申第。管記雞林。入補史翰。選爲春宮屬。隨德陵朝元。執政畏惡德陵。百計誘之

使去。公笑曰。窮達在天。怵於利非士也。及大德末。扶皇大弟定內艱。擁立武宗皇帝。公常居左右。贊襄之人無知者。由朝顯總郎。六遷爲三司左使。階奉翊。尋轉僉議評理三司使。僉議贊成事。階重大匡。號推誠亮節功臣。封光陽君。德陵如吐蕃。公之子文度。聞難馳赴。道遇公。與俱追至關西。僧圓明叛。阻兵中南。不得前。事定。踰隴抵洮。鬼蜮之境。單騎不可行。留洮上半年方還。會本國人分黨相訐。朝廷議立省比內地。公與前宰相令廷美、李齊賢等。獻書陳利害。遂寢其議。瀋府僚佐又疏國家得失。將言之府堂。公獨不肯署。最後主謀者司坐府中。令錄事持紙筆請署。公厲聲曰。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相脅耶。衆沮喪。泰定甲子。上書求退。得允。以光陽君家居。斥聲妓。召賓客。清談雅笑。不問人間事。至順庚午感疾。至七日癸亥。卒于第。壽六十五。有司庇喪事。謚文簡公。公性剛直。不妄語。字畫楷正。詩醞籍可喜。尤遂陰陽推步之法。任風憲。選舉星官詞苑。且二十年。德陵眷遇終始。無出右者。嘗闢春場。取安震等三十三人名士居多。夫人金氏。贊成事。鈍村居士晅之女。賢有行。先三年亡。一子。前上護軍文度。讀書喜程朱學。先達皆從之遊。一女。適萬戶密直副使權謙云。銘曰。

爲名家之嗣。得其君而仲其志。進以禮而退以義。有賢妻以養其生。有良子以送其死。求之今時。十無一二。嗚呼。光陽可無憾矣。

匡靖大夫僉議參理上護軍羅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甲申八月己丑。匡靖大夫僉議參理羅公卒。王命有司弔誄。贈謚良節。其年十一月庚寅。以禮

葬于松林縣藥師院之北原。公諱益謙。籍貫羅州。三韓功臣大匡諱聰禮、十一世孫。曾祖諱孝全。皇贈太中大夫、禮部尚書、知都省事。祖諱得璜。皇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判戶部事。致仕皇懷遠大將軍、管軍二萬戶。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軍簿判書、上將軍世子元賓、諱裕。爲公考。皇銀青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將軍趙諱文柱之女。□□郡夫人。爲公妣。娶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三重大匡、判都僉議司事默軒先生閔諱漬之女。生男女二人。女適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上護軍崔文度。男曰英傑。今爲奉翊大夫、密直副使、上護軍。公自以將家子、幼習武藝。不暇讀書。而天性耿介。慕節義。恥與人爭訟。母夫人分家產。別遺臧獲爲口四十。公辭焉。曰以一男居五女之中。烏忍苟得其贏。以累鳲鳩之仁。夫人義而許之。年十七。受皇朝宣命。帶金符。爲上千戶。懷遠卒。襲爵爲管軍上萬戶。階虎德將軍。帶三珠虎符。忠烈王季年。爲神虎衞護軍。賜金紫。兼僉議中事。德陵痛革舊弊。朝士一切罷黜。於郎官獨留公。時命令一下。百司奉行。若恐不及。公守法多所封駁。權貴側目。或撼以危言。不爲動。落職。十年方爲檢校上護軍。七年。遷監門衞上護軍。轉千牛衞。兼中門使。換左常侍。三遷爲匡靖大夫、商議平理、封錦城君。年五十七。授其子世爵。閑居又十七年。每念民生休戚。人材用捨。負手感嘆。獨行園庭。若有隱憂。嘗一尹雞林。三鎭合浦。廉勤慈惠。南民至今稱頌之。今王嗣政。起復爲僉議參理。世所謂五宰者。貌甚燿耳。頗重聽。然臨事慷慨。不少懈。一日語判三司事李齊賢曰。吾君幼。委任宰相。彼負且乘者。不誡覆轍。吾其引避。毋俱爲十手所指。公當云何。齊賢謝曰。僕前以二三策曉執政者。未見施行。常愧不能勇去。敢不惟公言是

從。後十許日。聞公告以病。意謂欲遂前計。嗚呼。烏知其竟不起也。亟往弔哭而退。子與壻繼而踵門乞銘文。將饋石納橐。義不可辭。受而爲銘。明日上書自免。庶幾不負公言於存沒也。其銘曰。

爲官惠慈。爲將廉恥。惟義之求。不恤勢利。由稟受能。匪學以致。鏃而羽之。入不此止。顧予何人。晚辱知己。敢負一言。而謂公死。

推誠翊祚同德輔理功臣三重大匡脩文殿大提學領都僉議使司事永嘉府院君贈謚文正公權公墓誌銘

大德辛丑。菊齋權文正公提衡春官。齊賢幸中丙第。公妻以其子。因得師事者四十有七年。至正丙戌。公年八十有五。其秋遘疾。冬十月己巳。命左右扶起。端坐而逝。齊賢往弔痛哭。其後數日。諸孤泣且告曰。日君爲吾大夫人銘墓。今大人見棄。將以後十月丁酉合葬于德水縣鉢松原。所以光侶幽堂。又非君誰托。於是退而敍之曰。公古昌權氏。諱永。字考卿。後改溥而字齋萬。曾王父諱守平。尚書左僕射。王父諱韙。翰林學士。考諱呾。贊成事判典理。致仕謚文清公。妣盧氏。左諫議大夫諱演之女也。公年十五。舉進士及己卯第。中廕前試。錄詹事府。移國學學諭。轉博士。拜右正言。累遷至僉議舍人。又累遷至詞林學士。祕書監。改右副承旨。判禮賓寺事。入密直爲學士。至判司事。遷都僉議。至贊成事。遂拜政丞。判選部事。加脩文殿大提學。領都僉議使司事。階自升仕郎至三重大匡。館職自知制誥至大右文監春秋。爵永嘉府院君。號推誠翊祚同德輔理功臣。又嘗爲征東行省員外郎。郎中。王府斷事官。未嘗一補外寄。一見彈劾。此其凡

也。夫人柳。貞愼公陞一女。封卞國。生五子。準、宗頂、杲、煦、謙。準封吉昌。煦雞林。謙福安。皆府院君。杲知都僉議事文化君。宗頂出家爲兩街都總攝。亦封廣福君。長女適代言安惟忠。次適府院君李齊賢。次適順正大君瓘。次適淮安大君珣。皆王氏。一家九封君。古未之有焉。文清年高無恙。而公知貢擧。及公以冢宰懸車。吉昌引門生稱壽。公之二門生。門生之三門生。相繼掌試。亦可謂盛事矣。遠祖太師金幸。佐太祖有功。賜姓權。世濟其美。以至文清。禱于福靈寺水月菩薩像。以中統三年仲冬十有一日日將晡而生公。戊子己未。虛拱壬己之祿。而互衝發之。天機之妙如此。公温乎春風。湛乎晴空。敬以事君。誠以事親。睦於僚友。惠於族姻。目不睨粉黛。口不商財賄。齒既壯。雖子姪待之如賓。爵既崇。雖輿臺遇之如尊。嗜讀書。老不輟。注銀臺詩二十卷。觀者服其該博。爲詩文簡而警。閔默軒清、洪信齋革、每擊節歎賞。而不以是自矜。任政房十有三年。位宰相二十有二年。而不以是自滿。嚮用五福。不亦宜哉。其銘曰。

權系于金。實繇雞林。世侔德音。其一。丈人其承。道義孔富。天畀貴壽。其二。克念公心。克踐公行。並篤餘慶。其三。繩繩雲來。適爾戩穀。不疑何卜。其四。

有元高麗國輸誠守義協贊輔理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彥陽府院君贈諡貞烈公金公墓誌銘 井序

公姓金氏。諱倫。字無己。號竹軒。又號戇村。雞林彥陽人也。曾大父皇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贈諡威烈公諱就礪。大父皇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贈諡翊戴公諱佺。考皇都僉議參理、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贈

謚文愼公諱賦。妣皇陽川郡太夫人許氏。僉議中贊脩文殿大學士贈謚文敬公諱琪之一女。以至元十四年丁丑夏六月二十有九日丁亥生公。十七年庚寅。哈丹寇我疆。我遷都江華。文敬爲冢宰。殿國人之後。命公挈家以先。公年十四。指畫如成人。一族賴之。蔭補鹵簿判官。轉典廐丞。由別將陞郎將。爲牽龍行首。左都知右中禁二指諭。拜神虎衛護軍。兼監察侍丞。累遷獻部議郎典符令中門使。兼司憲執義提點典符密直右副丞旨。以檢校僉議評理。階匡靖大夫。出刺忠、水、益三州。入爲讞選二部典書密直副使。以慶尙全羅都巡問使鎭合浦。加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三司左右使。封彥陽君。階重大匡。號推誠贊理功臣。又加都僉議贊成事。判版圖司事。號推誠守議協贊功臣。遂判左政丞。未幾乞退。封府院君。階壁上三韓。號加輔理二字。此歷官出處大略也。其爲護軍也。洪忠正子藩舉以爲辨正都監副使。有巨室與鄕民爭一女奴。子孫百口。公閱其籍曰。此某代某相某歲月與諸子立券者。距今玆若干年矣。齒女奴子若孫以較。先後相懸。而女奴之名一字微偏。豈改魚爲魯者乎。某相諸子俱有後。當家置籍一本。盡取而考其異同。如其言。巨室遂詘。其爲侍丞也。某甲乙二人爭家口。乙曰先世嘗訟于臺。知臺姓許忘名。別白而分與之。甲所得物。故無由孳。乙家幸得蕃殖。因遺火亡其籍。甲幸災誣乙爲兼幷爾。公默計歲月曰。所謂許知臺。必吾家文敬公也。命吏檢當時印簿。所分名數俱存。以詰甲。甲亦詘。其精詳多類此。內臣挾憾。手毆五品郎殿門。公劾論甚峻。兼劾證左言不以實。爲內臣地者。內臣者方有寵。證左亦達官大族。排根公左官爲州。時大修宮室及佛廟。驅民就役。使者旁午。皆憚公。非不得已。莫敢入境。州人賴以息肩。其鎭

合浦也。軍將不敢以緩急私撓於民。州郡不得以喜怒妄加於吏。天子之使來觀之。卒乘之肅。號令之嚴。無不悚然以敬。及與之游畋。左右馳射。舍拔屢中。則又歡然以樂。所至稱道不容口。公嘗從忠烈王入朝。忠宣王。日侯于邸。從臣慕顧退縮。公身兼數任。獨侍左右。忠烈嘉其志。忠宣亦待以禮。毅陵見留京師五年。瀋王得幸天子。羣不逞之徒。誘脅國人。上言願得瀋王爲主。公與弟元尹□獨不署名狀中。或私於公曰。違衆自異。若後悔何。公罵曰。臣無二心。職耳。何後悔之有。曹頔搆亂。自速其死。永陵命公訊其黨于巡軍萬戶府。一府嫉其從逆。勇欲拷掠痛理。公曰。此輩詿誤於曹頔指嗾。何足責哉。若使傷肌膚。毀筋骨。必謂我枉法強服。以欺朝廷。乃弛其刑。囚感悅首罪無隱。永陵破徽。道召公與偕。公年過六旬。聞命馳赴。數日及之鴨綠江。至則丞相伯顏奏令五府官雜問。而力右頔黨。頔黨多利口。公折以片言。辭理簡直。五府官改容。目之爲白鬚宰相。永陵得釋。東歸襲爵。四年。讒搆蝟毛。天子賜以襲衣尊酒。而寵普實來繼遣朶赤頒德音。王出迎。朶赤露刃挾王。載一騎馳去。公時家居。聞變遽起。痛不及奔。問詣寵普又知其不可以義感。退與宰相言所以乞哀朝廷者。咸曰。陪臣犯天威。恐有大譴。公慷慨責之曰。君臣父子也。子而救父。孰以爲罪。畏罪不救。可謂子乎。於是始議上書。卒不果。公終身憤憤。形於言色。公主與嗣王訪公請謚事。對曰。先王不返。徒以儉舌斂怨累德。今其禍首猶在。必先舉正厥罪。以明先王非辜。然後可請。因疏其人罪惡上之。兩宮感悟。轉呈朝廷。授公改正贈謚二請表入奏。謝曰。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恐顛擠道路。以辱明命。未死。敢不勉退而理裝。行有日矣。遽得風疾。十日不飲水漿。令左右扶起。具衣冠趺坐而逝。實至

正八年戊子二月二日也。訃聞輟朝三日。官庀葬事。贈謚貞烈公。是月二十四日。窆于大德山感應寺之巽岡。祔文愼公兆域。遵理命也。公喜觀書。多識典故。有問響應無疑。仁於宗姻。信於故舊。見其來必置酒。竟日極歡。聞其病每市藥造門相視。惻愠如漢吏。而疾惡嘉善之公。無擇於戚疎。曠達若晉士。而愛君憂民之切。不渝於夷險。故賢者慕其行。不肖者畏其義。街童巷婦。聞稱竹軒。亦能知其爲公也。夫人副知密直司事崔諱瑞之女。先一年沒。贈卞韓國大夫人。生七男二女。曰可器。版圖總郎。金海府使。先沒。曰敬直。重大匡陽城君。曰宗烜。出家爲華嚴師。曰達岑。亦出家爲禪師。曰淑明。開城判官。曰希祖。典理判書、藝文提學。曰承矩。通禮門副使。女、一適驪興君閔思平。一適宗簿令金輝南。亦先沒。輝南化平人。與公非一金也。庶出男曰檥迹。二女未適人。某辱知於公。見謂詩友。而希祖又委禽爲子壻。於其謁銘。義不可負。謹取李執義達衷善狀。檃括而爲序。且系以辭。嗚呼。風教之移世也。剛可使繞指。柔方可使內夫柄也。鼎柱車不尙烹兮。冠苴履不愧弊也。尤也貞烈兮。溫而厲、儼而和也。松柏乎歲寒兮。砥柱乎頹波也。榮慕而瘁擯兮。我獨敦乎信也。害違而利從兮。我獨全乎忠也。化斯民之庶幾兮。有諸己之不啻也。胡登庸而惠疇分。旋脫去若棄徙也。雖謝事而杜門兮。甯一飯而忘吾君也。惓惓乎刷恥于國兮。汲汲乎除民之賊也。嗚呼如公兮。當求諸古人之中也。

有元高麗國誠勤翊贊勁節功臣重大匡星山君贈謚文烈公李公墓誌銘

墓之有誌。古也。世代既遠。或有崩隳。見其誌知其爲誰所藏。固有不忍不掩焉者。士君子葬其親所不可

後者也。星山君李公卒逾年。余始爲之諡銘。蓋有由焉。曹頓之變。詔徵永陵入覲。至則丞相伯顏蓄宿憾。至使與不臣臣兩造而置辭。公慷慨發憤謂余曰。吾面折丞相前。其意可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閽。幸其出田城南。吾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吾子其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雞鳴將行。伯顏適以是日敗。余感其義。語之曰。死生不可期。然公長我且二十歲。有不諱。不敢愛鄙文以銘幽堂。公笑許之。永陵復國。明年冬。嘗步自北宮。彈雀于松岡。公徑造跪曰。殿下嘗忘明夷之時乎。今惡少假威。略婦女。攘貨財。民不樂其生。朝夕禍至。恐往者之不啻。此而不郵。顧玩細娛乎。永陵始甚怒。已而謝遣之。既出。從者爲惡少所毆。以其言己事也。公即歸臥故園。不交人間事。嗟乎。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公之去也。若有骨鯁之士。能繼而言之者四五輩。岳陽之辱。其亦庶乎免夫。公沒。其孫仁復。服闋如京。授行狀。且曰。大父理命俾徵。前言丐銘。葬近而塗遠。不反相聞。茲敢告。於是乎無以爲辭也。謹受其狀而次之。公姓李氏。諱兆年。字元老。京山府龍山里人也。曾祖諱敦文。祖諱得禧。考諱長庚。皆爲府吏。考後贈某官。妣某氏。贈某郡夫人。公年十七。以鄉貢進士。登第丙科。調安南府書記。移晉州牧司錄。銀事通文署典籤。江陵府。遷通禮門祗候。轉禮賓內給事。出知陜州。入爲郎祕書。以前祕書丞起爲奉善大夫。司憲掌令。自是階至重大匡。官至政堂文學上護軍。館職至進賢大提學。賜號誠勤翊贊勁節功臣。星山君爵也。文烈公諡也。公爲人短小精悍。確於志而敢於言。所歷多聲績。而其大節尤可稱者有五。大德末。公從忠烈王朝京師。忠宣王來問安。羣僚素儻王宋。皆懷疑縮縮走匿。公恃無他。進退惟謹。例遠竄。歸而居鄉。十三年末

嘗一出言自訟其非罪一也。羣不逞訟忠肅王于朝。見留五年。公與十六士署一紙。欲赴闕以請。公竟獨走四千里獻其書二也。初永陵奉詔宿衛。春秋富。頗以不謹聞。公思有以誡之。因告歸。進曰。殿下與大臣貴戚比肩事天子。宜日愼一日。何乃棄禮縱情以速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家。所共遊多無賴子。其後朴仲仁、李仁吉實左右之。殿下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夫儒者雖朴拙。皆能習經書。識廉恥。殿下目之爲沙箇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佞幸之徒。而親儒雅之士。改行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永陵不能堪其言。踰牖走。後頗念之三也。幷欲死於伯顏。切諫而勇去二者而五也。嗚呼。可不謂賢哉。公至元六年己巳某月某甲子生。至正三年癸未五月己巳卒。葬以其月辛卯。墓在其鄉之釜洞。夫人草溪鄭氏。監察大夫允宜之女。一子曰褒。密直副使上護軍。孫七人。長卽仁復。右副代言左諫議大夫。嘗射策皇朝制科云。銘曰。

膽偉於身。質愈於文。勤以從政。誠以事君。既爵而壽。有子與孫。謂天不賚。來視里門。

有元高麗國匡靖大夫都僉議參理上護軍春軒先生崔良敬公墓誌銘

春軒崔良敬公諱文度。字義民。年五十有四。至正五年六月癸丑卒。卜得八月壬申。葬于玉仝山之麓。以附先塋。禮也。子曰思儉。先歿。孫皆幼。長女壻左諫議大夫鄭誧在京師。未歸。次女壻版圖正郎閔璿。以維夫人之命。丐文於予。將鐫石納壙。予老矣。懦於紀譔。自以平生相爲知己。義不可辭。把筆題其端曰。春軒先生墓銘。或詰之曰。春軒起自將官。且其齒下於子六年。子乃先生之。豈有說乎。答曰。春軒光陽君諱誠

之之子也。贊成事大提學致仕諱毗一。其王父也。戶部尚書翰林學士致仕諱侹。其曾王父也。贊成事大司學致仕金諱晅。其外王父也。固儒雅搢紳之冑也。然而光陽君遇知於德陵。典機密。專選舉二十餘年。聲勢藉甚。春軒宿衞中朝。習蒙古字語。綺襦紈袴之與處。韋韝毳帽之與遊。是宜富驕而於格物致知修己理人之道。莫得其門而入焉。顧能出則手弓劍。入則目簡編。濂溪二程晦菴之書。皆棄而觀之。夜分而寢。雞鳴而起。必將詳節目極蘊奧心得。躬行然後乃已。溫然如春陽。湛然如秋波。雖僕妾未嘗一見其卒怒而遽喜也。德陵遜于西蕃。春軒奉光陽君奔問洮隴。往返萬里。惋容愉色。不懈益虔。光陽安焉。若在庭闈之中也。忠肅王入朝。瀋府用事者煽起閫牆之禍。讒口交騰。舉無全人。春軒身從其居而志從其義。直而能敬。彼此無憾。喪二親。三年立家廟。事亡如存。子男女皆先夫人金氏出。事羅夫人亦莫知其爲繼母焉。其判書典法司也。嬖幸莫能遂其姦。奉使平壤雙城也。頑獷莫能肆其欺。及乎入密直。升僉議。一國之士喜於柄用。而民蒙其惠。天不假年。奄爾淪逝。莫不彈指驚嗟。或至霣涕。嗚呼。春軒之道。盡於己而信於人。行於家而及於國。存係蒼生之望。歿與殄瘁之悲。求之于今。蓋絕無而僅有者也。予以老自居。以儒自私。而不先生春軒。可乎哉。可乎哉。其銘曰。

儒而匪儒。世則實繁。匪儒而儒。獨吾春軒。

金文英公夫人許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許姓。中贊文敬公諱珙之第二女。大父樞密院副使諱遂。曾大父禮賓少卿諱京。母尹氏。政堂文學

文平公諱克敏之女。夫人生而謹愿。文敬所鍾愛。尹氏之葬日直乙丑。或以夫人生年請改卜。文敬曰。吾此女後必享福。無嫌也。擇佳壻。妻故相上洛君文英金公諱恂。金許皆大族也。侈富相高。夫人禮法自持。人無閒言。文英晚喜聲妓。未嘗有妒媚之色。後文英十二歲至順壬申七月辛卯病卒。凡生子男四。子女三。男長曰永暾。奉常大夫。典法總郎。次曰永暉。與威衛郎將。次出家名思順。慈恩宗大德。次曰永煦。奉善大夫。資贍司使。一女適大匡清河君鄭愼。先沒。次適大匡上黨君白頤正。季適王人別里哥不花。江浙省參知政事云。銘曰。

柔婉中正。婦德之備。寬淑惠和。母則之懿。於惟文敬。鑒哉孔明。矧于厥子。賞宜益精。作配君子。克臧克壽。我銘幽墟。用諗攸久。

大元制封遼陽縣君高麗三韓國大夫人李氏墓誌銘有序

大夫人姓李氏。與禮府人。曾大父諱淳。匡司宰注簿。大父諱祐。父諱椿。年皆不仕。既笄。歸韓山李氏監井邑務諱自成。原兩家所以得氏。非一李也。生三男一女。長曰培。次天。次曰穀。女適張氏。先沒。井邑府君卒。守寡四十年。明敏慈嚴。勉二子宦學。俾有立。培官司儀署丞。穀登國試秀才科。又登皇朝制科。今以奉議大夫爲郎中。征東行省。又爲國相。爵韓山君。由是朝命贈井邑府君祕書監丞。大夫人封縣君。而國命封三韓國大夫人。當世榮之。年八十三。至正十年十月壬寅卒。其年十二月丙申葬韓原。銘曰。

持身有節。訓子有則。士也其難。惟母時克。身享尊榮。由子名遂。刻文幽墟。于永厥眎。

卞韓國大夫人柳氏墓誌銘 幷序

子壻推誠亮節佐理功臣三重大匡判二司事領藝文館事上護軍李齊賢譔曾孫宣武將軍合浦鎭邊萬戶府奉翊大夫右常侍權　鏞書篆

始甯柳氏自國初爲著姓有大丞車達者佐太祖有功其七世孫文簡公諱公權以文學參大政生右僕射諱澤僕射生侍中文正公諱璥文正生知僉議司事貞愼公諱陞娶同知樞密院事洪諱縉之女是生大夫人年十三歸權氏爲今領僉議司事永嘉府院君菊齋公之室孝舅姑仁親戚教子孫以禮使婢妾以義不御鉛華不服文繡巫尼卜祝罕言於口子母利息恥計於心與菊齋公居六十七年終始無小忤雍雍如也至正四年甲申八月感疾壬戌薨王聞訃命有司襄葬事公辭焉則特贈謚卞韓國賢信和淑大夫人其年九月甲辰窆于德水縣鉢松原之北禮也男曰準吉昌府院君曰宗頂出家爲曹溪宗都總攝大禪師曰皋知僉議司事曰煦雞林府院大君德陵養爲子附籍宗簿寺曰謙僉議贊成事三子受元朝宣命準謙皆爲萬戶煦郡公女適密直右副代言安惟忠次適判三司事李齊賢次適宗室順正大君王璹次適宗室淮安大君王珣三壻亦受宣命惟忠萬戶齊賢斷事官璹蒙古翰林學士內外諸孫及曾孫男女一百有餘人每歲時內集軒蓋塡門朱紫盈庭至有元孫之戲綵于前者嗚呼盛哉豈非積善之報也銘曰

予於權公匪惟門生謂公曰舅公謂我甥卞國之薨公命作銘感念之懷得寓斯文自不計於親嫌之倫

也。然其克孝於姑。克順於夫。相敬如賓。偕登八旬。兒孫棣棣。百十其麗。爵命其膺。謚策其承。哀榮終始。女中汾陽。微予之辭。固足以歷世而流芳者矣。